

息縣志卷之七

藝文記

息州重修廟學記

元張

瑄光州學正

天生民而作之君作之師俾司治教以枉裁成輔相之責湯誥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緩厥猷惟后者此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間氣質之美者固不待教戒而後成其餘稟受不齊苟非以教化變其氣質鮮不從情梏性胥淪于邪僻之域古聖王有憂之立司徒以擾萬民命典樂以教胄子興大學於國設庠序於邑期於復其仁義禮智之性明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而後已焉三代所以治隆俗美賴此道

也雖秦政燬絕聖典放棄諸生卒不能熄人心所固有
絕天理所同然蓋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叙之秩之
而典禮不可易因之革之而綱常不可移此道之所以
常存而學之所以不廢也其養育人材陶冶風俗罔不
繇治教而入所繫夫豈渺哉自唐已令定建學設廟之
制太宗貞觀十一年令郡縣皆立

孔子廟元宗開元初追諡曰

文宣王歷代遵爲永制廟學之稱權輿於此欽惟我皇明崇
建廟學踳漢唐而踳三代天下承風有不期然而然者
息郡自至元二十五年始建學宮殿廡櫛立庠序草創
大德八年春知州邵武畧從與監州馬達忽忠翌同知

孫承事 州判孔從仕廷珪吏目閻斌上謀更新之率
先剝輪樂從者衆庀材鳩工易其舊而新是圖未幾各
以及瓜代去今監州伯帖木兒承務同知王承事椿州
判焦敦武思忠繼其事息州等處官民提領薛從道郝
相爲左右功用告成向之頽壞弗支者今也沈沈深窵
矣向之勢將傾圯者今也翼翼嚴整矣旣又籍在州待
除士夫耆宿僚吏爲朔望拜廟之會講劇經理諮詢治
道勉厲生徒宣明教化嗚呼郡之監守諸公可謂知所
先務矣自今以往爲士者知學而道益明爲吏者知學
而政益修爲民者知學而俗益厚自格致誠正以達之
修齊治平自居敬窮理以至於成已成物內外交養時

措咸宜則天理擴充而人欲不侈正道流行而邪說不肆上不負朝廷振育之恩下不負先聖垂教之義而於武畧諸公並有光焉學正曹君煥吏目趙君德仁教諭陳君師舉等請誌諸貞石僕固辭不獲敬叙其說以詔來者俾有所考云

息縣重修廟學記

明曹

璉

彰陽人

學校明倫乃賢士攸出之地係至重也三代之時治隆俗美而人才之盛濟濟藹藹充滿朝野者蓋由是耳迨夫季葉正道澀塞異端並興權謀相傾詐力相尙士多游談無根以壞典爲空言以儒者爲迂濶從政者專事乎簿書期會之間刑名督責之末教日以紊俗日以偷學校之政於是乎不修矣我國家武戡文治內自王宮國都外暨郡邑鄉社悉建學立師以厚倫理而育人才垂有年矣肆皇上承統加意學校修舉廢墜其崇儒重道之意度越前古遠甚所以人文化成而人材輩出良有以哉息汝之劇邑也廟制視他邑爲盛第歲久寢圯

正統戊辰縣令沐陽蔣忠顧瞻非寧逾謀幕僚南漳王
思學捐俸爲倡鳩工庀材更新之役不踰時民不告病
凡殿廡門宇皆煥然聖賢塑像皆粲然黹聖丹漆於前
有光越已巳春上丁司訓舒城胡瑾瓊山蒙亨率諸生
舉禮事升降肅雍裸奠歆格禮成而退曰廟學重新令
幕之功也請刻之石予維學校興廢繫乎有司之賢否
故知尊崇聖教靡民於學爲有司之事則知昔之曠其
職者過矣知昔之曠其職之過則知今之蔣令王幕之
賢而有爲也雖然此爲長民者言也若夫學者之事則
不係廟學有無與張弛之當否也今爾息廟學新矣有
司之責盡矣爲師弟者可不益思勉職業以求無負

朝廷建學育才之美意令幕修葺之盛心願書以告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重修儒學記

閩 倫邑人

學校之設其來尚矣我皇明建國之初卽詔天下設學校列聖相承恪遵成憲崇而厚之蓋百二十年於茲所以治教與三代並隆而非漢唐宋所可班也然則宏敷治化孰有重於學校者耶息學躬建日久堂廡傾欹齋舍隘陋弗稱成化丁酉典教缺人府檄庠生岳玉署其事生素敏慎有爲卽捐已廩及缺員餘貲若干白於督學陳公時邑侯西蜀侯君珏出帑金益之乃市材庀工董厥役卑明倫堂二步許書樓三間旁樓翼之並堂左右建號舍二十四務極整固堂齋殿廡暨楹屋門則相其腐壞而修飾之丹漆黝堊如度於是缺者補隘者宏

循者治規模視前爲質美矣經始於成化丁酉之春正月畢工於歲之冬十二月爰刻諸石而爲之旨曰學校在天下不可一日而或廢故爲政之於學不可一日而或忽也顧學之修不出於有司而出儒生每圖賢於人遠矣雖然今之學者窮而養於學達而施於政以期比隆三代之人才無負聖天子建學立師之意以明督學垂教造士之心於學校爲有光焉是所望於吾黨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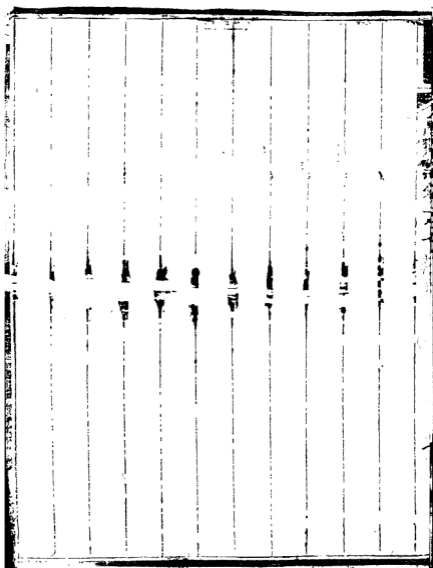
息州重修公門記

元熊復豐城人

河以南藩府數十而汝寧當南北衝供億甚繁汝寧屬州四而息處東南衝供億頗劇况土瘠民貧其工商往往自他郡來受廛爲民其公庭初建僅五楹而東西兩曹則斷榱圯墉兀然於荒榛敗梗間古瓦窳鼠墻墉穿蛇始同寒祠廢廬歲丙戌余來息承乏醫學椽時州長王公履判官王公拳公餘談次冀得人以任之相與屬之賓佐魯君傑會有邑氓董氏婦以公署北隙地來獻而同知天水趙公處巖來任魯君以告公慨曰吾亦願從公後於是公於魯君各捐俸若干授司帑吏俾署吏李居仁董役戒曰爾匠備爾工役爾隸凡材未陶甃計

而償值不得緘芥厲民居仁一如令勤於趨事精於經
畫撤東西曹之弊增屋十有四區越明年公庭之北建
幕廳三楹幕廳東南建祠宇三楹而州長王公代去又
明年庭之北建內寢三楹庭之東西復列三楹分布曹
局庖湏以安上官與使客焉公庭與路門亦撤舊而新
之由是衙署奕如震幕煥如麗譙岌如布政有庭畫諾
有所館庫森具榱桷聲飛昔之卑秋者今則擴而輪奐
矣昔之缺畧者今則妥兀於東西前後矣工不告勞民
不告病落成有日命余記之嘗謂今之州郡長貳古之
俛伯大夫士也今之公衙古之公朝也古之公朝前門
而後寢堂室戶牖房夾有儀非所以奉已也蓋飲射於

是讀法於是聽訟於是以布宣天子之詔命不壯麗嚴
整其何以儲神育體清出治之源發號施令動人之觀
感敬畏也鄭子罕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
暑而在公之署其可玩愒傳舍視之也哉春秋於一城
之築一門之作必謹書於策以示勞民爲重然魯僖之
泮闕奚斯董之史克誦之經不書者以得爲國之先務
也然則是役豈非爲政之先務歟



鐘樓記

董

珪 息州知州

息自金亡僻介淮濱與宋壤接莽焉邱墟者久之國初
置州治署監長貳倅暨幕僚胥吏以隸汝寧府始披荆
棘立城市招集散亡百務艸創歷數歲經營壑闢然後
官寺民居僅有生意元貞元年同知烏君構麗譙二楹
於公署之南以節晨昏及至元五年判官于侯敷武由
下蔡簿來倅與前監郡也先不花等謀曰鐘鼓所以節
晨昏警作息必高其樓以居之於是郡長買閭仲章同
知孟元善太初下逮僚屬各捐俸有差仍命侯董其事
郡中富者輸財貧者任役足相踵唯恐其後於是旣協
厥卜具畚鍤坎地深仞實之築之基堅且崇上建層樓

二十有六尺面勢盡若南北長三丈有奇由東而西架
複道抵譙樓四十一尺棟宇周楹不侈不陋應規合矩
檻楹節比板幹礪平雖風霾雨夕安履堂闕下瞰闕闕
星分碁布坐奠几席間矣嗚呼昔焉邱墟今焉閭閻昔
焉荆棘今焉嘉植昔焉豺狸嗥呼今焉雞犬畫圖民安
物阜不震不驚于于焉徐徐焉興居以時茲可謂太平
之盛事屏藩之壯觀也經始於至正改元之春畢功於
是年之秋官不知費民不告勞又可尚也于侯今將代
去予目擊其事故屬辭不讓亦同寅之義也侯名德字
順卿所歷有能稱其佐吾州也事有當然不避艱險是

宜書

重修解字記

佚名

縣有治古也環百里之地統萬室之民政令於是乎出
謀議於是乎成條教於是乎布繇賦於是乎平紳士賓
客於是乎奔走焉禮讓焉苟治事之所弗稱則無以增
威重聳觀瞻息舊有解字歲久而敝今知縣事瓊臺陳
侯始至嘆曰是長吏之責也政既成於是因農隙之時
用羨餘之財鳩工聚材因其舊而新之既落成以晉索
予記於乎古人之治國如治家信不誣矣今之人往往
知有家而不知有國於所居之室則厚其葦趾宏其結
構以爲子孫不拔之計而於國事恆傳舍視之因循以
需代而已則其所以視其民者所知也今侯能以家視

國則必以子視民矣我子民而民不父母我有是理哉
古之長是邑者曰買彪視息民猶子當時息民稱之曰
買父子願侯益充其類凡邑之事無不準以家事而行
焉則所謂買父之稱將以加諸我矣此豈但侯之責哉
凡與侯同事及嗣侯者皆所當勉也侯名墜字餘竹廣
東臨高縣人由國子生授今官工始於天順辛巳十一
月癸丑畢於明年十月乙酉其中治事退食之堂各三
間云

息縣重修堂署記

王用賓

予閱漢史見蕭何治未央宮極其壯麗上問之何曰毋
令後世有以加也君子不以何爲非予承乏息令見譙
樓頽壞非所以示具瞻也倉廩湫狹非所以實軍儲也
狴犴之墻高不及二仞厚不能踰尺非所以嚴獄禁也
士夫交相見於土地祠非所以重賓客也儀門及治事
堂卑陋不蔽風雨而後樂堂暨寢室皆傾欹不治詢其
故對曰前令惡其代之速後之令則曰此傳舍也予喟
然曰惡代速而不修非也視爲傳舍而不顧亦非也更
學宮行署曰就傾圮勢不可已祝聖御物在治事堂之
右非臣下所敢安也予度量緩急或鼎新或創建間取

豪橫玩法者量罰以磚木未嘗妄用民力予聞之先民
曰無所作於前則無所承於後有勞於前者斯有逸於
後也予寧任作者之勞而遺承者之逸不知後賢以予
爲何

建遷喬樓記

李如松長治人

息春秋時候國也後沿革不一迨我朝改邑隸之汝寧當吳楚要道最稱疲困民俗頗狡悍難治松筮仕其邑鄰門曾官汝土者皆爲松虞及任後見其民風如所聞則又不敢不勉也殫厥心力漸次整理俗亦少革矣往時官斯土者多不利於遷轉及細觀邑制自堂而前甚宏偉自堂而後則漸湫隘風氣之說雖不可濁亦不可盡廢也如邑治之在邑猶人身之於心而堂之後猶主之於賓也今中不勝外後不勝前卽四肢百骸之無心而衆賓之無主也其何能興乎乃捐俸鳩工民間有小罪責者令代以磚石於寢室後建一樓廣五間高三層

較前門堂並高丈許而氣象雄壯俯視一邑峨然成大
觀矣吏曹請其名額曰遷喬客有問曰是之名樓亦望
遷轉乎予曰不然詩云出谷遷喬咏烏知所擇也子輿
氏出幽谷遷喬木欲人知所從也不遷此心此身於
喬遷吾政吾事於喬遷斯邑斯民於喬而徒望一官之
喬不其鄙耶登斯樓也望蠻官子衿非息士乎其何以
遷於雲遠黃童白叟非息農乎其何以遷於雜席負任
往來非息工商乎其何以遷於安堵車馬絡繹非息賓
旅乎其何以遷於卽次幸俱遷於喬庶無負此樓而亦
可望官之遷矣樓可徒恃乎哉若夫燕息憑眺展卷搗
尊僕山送青淮水環碧仰賢父之循良慕僕公之修攝

又遷古人之喬也樓經始於萬歷戊戌落成於萬曆
亥五月之朔聊記其歲月書之小石以自勵焉且請益
於後之大雅

廣豐陂記

宋黃

降

廣豐陂故青陂也大中祥符四年始廢五十有九年而後今知縣事都官員外郎張公復興之治平四年冬十月公始至則問民疾苦指圖數籍曰邑雖褊小長淮浸其南汝水環其東田於其間者皆良陂大澤沃壤廣野所謂財府也今其居民鮮少而樂歲不免憂戚奚使然哉無蓄泄之方而勞苦者未蒙其利也乃詢耆老得所謂青陂者歲月久而民田其中公以陂之四旁地沃而可耕高而不可積水者捐以予民而易其故地凡百五十二頃於是民咸樂事而爭効力焉越二年春堤成因閘河之水塞而滯之坎其東爲渠以灌漑門其南以疏

渡凡爲陂者三十有八變榛莽而爲稻梁白縣城達汝
淮兩則先足暘則後乾潦則後溢皆公之潤澤近感而
久思者公於是樂陂之成而亭其上方春出入勞來與
夫政事之暇則往而息遊焉民咸懷德愛公願刻石以
志名其陂曰廣豐陂亭曰廣豐亭而屬余爲文余聞之
古之爲政欲久寧者必暫費欲永遠者必一勞今公不
然其區畫經營不令而民自勸易害爲利轉虛爲盈而
公家卒無一儻束薪之費可謂因民利而利之者也是
可記也

喬侯編氓碑記

宏治乙丑天下獻民數上按圖數戶以爲當今生齒繁
盛戶口宜盈而虧宜登而耗寃厥所自逃亡流移脫漏
隱沒者必多乃簡命少司寇何公崑理之息隸汝寧之
光州地里延袤與汝羅光連壤居民僅一十五里曠野
餘地爲諸邑流民承佃徭役畧不相涉辛亥適廣平喬
君炳文以鄉進士來任遍觀民俗酌量緩急之宜謂遠
民耕息地而不供役正所謂流民也乃令里老稽察於
隱避者省發之影射者釐正之願歸本土者不留願附
息籍者不遺得戶口二千七百有奇聯爲百三十甲甲
有首圖爲一十三里里有長復設畸零帶管之戶寬年

歲徭役之限於是邑無餘地土無流民致政雷煥張溫
等曰息以數百年之餘地一旦增千百之戶口上有以
副朝廷命大臣處置流移之盛心下有以廣一邑戶口
賦役之實用吾侯之功可謂懋矣請記諸石以垂久喬
君臨息未久善政非一如嚴健訟之令而無情者不敢
擾立催科之限而侵浚者不敢肆審徭役則貧富適均
辯重獄則真犯伏罪建學門而士類增輝疏塘堰而民
用攸賴利不待次而舉弊不待宿而革豈非仁足以安
之知足以治之德足以化之歟予因編氓之績故併及
之若蓮慕東平輩公繼先有爲有守惟慎惟勤一時僚
寮同心同德可多得歟特書以記之

鹿侯清丈碑記

曹亨

新志

萬曆八年庚辰歲公登進士第越辛巳春來令息輒觀
風察俗洞悉利弊民便者聽之不便者廢之蒞泊五月
翕然稱治適上御極九年下令丈地均賦蘓民公蚤作
在思協僚友陳公籟遊省祭吏承馬河王蛟孫薦張存
序等及民間誠懇練達者百人編字號分鄉井列準標
布置有條區畫周匝若串珠貫魚然且曰欲清丈必先
正疆界須先期令四境居民凡地界隣縣者皆溝以別
之俾經界區分巧詐難匿矣經始於仲秋末旬終於孟
冬初黃文登報民咸欽承罔敢欺隱除坡塘地與不
堪種外實徵民地計二萬八千六百九十頃九十畝八

分有奇裏總呈院誦息民不祿公旋丁內艱去弗克終
民咸潛然興嗟迄郡貳周公代理既至則任文員役持
公圖制以獻公噴然羨曰清文法曷以加此卽收圖籍
挈綱領凡所敷行皆如公度未踰月告畢較前額無所
增減冊申著令無替公之爲息民畫此至深且遠也民
曷忍忘之乃勒金石爲誌直頌公之德於百世矣

郡丞周公清文碑記

張磨光山人

南越周公舉辛未進士初令侯官復調潁上治有聲銓
臣乃借補公同知汝郡公下車輒諮詢父老問民疾苦
爲政責大指凡調停夾輔務以實政相成郡於是浸底
於乂焉顧拊循緩刑推情與下而公廉明察蓋環郡治
濶千里矣土御極之九年百度俱舉猶念民間田制未
明卽欲均貢賦令百姓無苦兼併而樂輸恐後其道亡
繇因下令撫臣擇邑令之才者按籍履畝復召諸郡貳
之聲籍耆督焉維時息邑鹿令新任多方籌畫嚴選民
間諳練者百人盟心揆丈令親蒞焉逾月而令以憂去
公承命至息令曰余不敏辱當是任爾百姓苟狹疆飾

詐欺蔽者罪同上繩以法不爾貸乃日夜殫精思所以
革奸燭詐規畫蓋甚周焉由是布令下教鳩二三屬吏
及耆舊諳於故跡者限日丈之公發縱指顧若燭照數
計焉卽巨奸大姓無敢隱匿若山澤林麓荒鹵不足墾
者悉除之不飲百姓供無益之賦也邑故墾地共計二
萬八千六百九十頃九十畝零八分六厘凡遺漏隱蔽
者有田無稅者有貧民旣鬻田尙存虛稅莫之控者經
公疆理井然民永受福矣除原額外增漑田四百三十
九頃六十六畝公發隱擄伏使豪強無浸射之患可不
謂至神明哉卒之侵匿地第令經界甯不多求惠貧勤
好上下兼利惠孰大焉且也夙夜靡懈竭力盡智忠懇

又如此公負才瓌瑋而今德深厚以經術措政治博綜
古今得失其於天下計蓋籌之審矣豈獨息民安公已
哉公諱裔先南海人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邑侯吳公革除大戶碑記

汝寧府光州息縣生員張不驕等鄉民李三敬等告爲
殘邑重役難堪均抬衆擊易舉懇示勒石以垂永利以
拯子遺事切照息縣苦差莫甚於大戶一切收糧解糶
幫貼使費皆於此出如內供之紅銅芝麻等項以及胖
襖漕糧諸色費率數倍盡責大戶賠補其他解損鑿墊
爲累猶輕往時苛派大戶於挨里順甲申定十年九空
之例每報一役遂傾一家該甲小戶每畝幫錢百餘文
猶存見少雖曰一年苦累有九年之休息其寔九年生
聚不足供一年之賠累昔年豐裕之時民繁地闢猶可
支持自兵荒後人民凋殘里甲之內半屬逃亡田地拋

荒至萬餘頃有一甲而不存一戶者有一里而數甲無人者卽有一二遺黎喘息僅存豈堪供役慨縣人逃地荒雖半被寇燹而逃亡接踵寔因大戶賠累使然自去年本縣知縣吳廷禎蒞任深悉弊端行吏收官解之法革去大戶不用該差甲分每畝量幫銀一分爲解指之費較往時苦累已去八九逃亡之衆始漸有復業者此因崇禎八年原有審定之榜冊不得不因仍其舊而稍爲調停要之當日審定大戶已十無一二桑田滄海朝夕變更無論十年之內興廢存亡不可逆觀卽一審三年孰能保三年申別無變故苟其定差於今而變生於後是又貽一累也况各里甲分民籍皆虛卽欲翕瓠亦

無人可定今聞縣鄉紳士民公議盡去十年九空之制
與大戶名色將二十八里荒地除去併鄉紳生員照例
優免不行派差外其餘實在行糧之地每畝每年量出
解贖銀二厘自此外一切收糧解糧修城見年查盤
幫貼各項名色俱官自爲之與百姓無涉衙門諸色人
等有以前項名色科派百姓者卽係詐騙許諸人赴告
盡處以一甲之差均之於一里而一年之累分之於十
年庶從來苦累可以祛除而遠近逃亡聞風歸業荒殘
下邑更生有期但此法聞縣公議雖係一時救急之方
實爲百世舞弊之法猶恐本縣去任後人復有紛更仍
廢大戶貽累無窮耶懇天臺俯鑒殘黎重困下情准行

勒石著令永爲遵守息邑士民恩垂不朽蒙河南按察
司僉事分巡南汝道宋批流徙焚劫之後民力殘凋若
以解損之需獨累見年里甲則熒熒子道何以能支據
閩縣公議行公貼之法盡除大戶名色仍欲垂之永久
以杜紛更此通變濟時之急著也如議裁革大戶勒石
遵守蒙批到縣勒碑鐫文永著爲令願吾民世世守之

龍門記

魯教

嘉靖庚子春二月之吉新息學宮龍門告成先是學宮
逼近雉堞而氣宇卑隘生徒之稱不便者久矣龍門子
偶承檄來署邑踰月而政著有感於黃帝周書之傳生
徒輿圖之論而龍門鑿焉在城之西南隅豁然萬穴
也息友以師命托知龍門之素因續之以說接歲時記
太皞司權桃花浪暖經過龍門者始神化而爲龍伏光
景薄日月騰百川雨下土士君子由側微而乘飛步之
運得志行道膏澤天下寔相肖焉漢李膺道高節重爲
一時人物冠冕獲接遇者謂之登龍門今周子道號曰
龍門因以爲額欲以變化之道望多士也猶不以李膺

自峻嶽多士時焉出入源源然登之而不厭也是門一
闢但見秋月華星天宇空濶可以開諸士之趨向也薰
風時來芹藻生香可以安諸士之絃誦也淮水奔流一
碧萬頃可以觀諸士飛躍之所自也所謂面墻之嘆今
其亡矣由是而神於階木欣於燒尾沛霖雨於九州起
枯槁於四海勒鐘鼎銘太常厥功偉矣庶無負今日闢
門命名之深意爾諸士可弗顧名思義相率而躋美歟
龍門子越南周氏名彙公肅其字也

科甲題名記

趙民容

巴縣人

息邑春秋侯國也僕山礪若淮水帶如鍾英毓秀蔚爲人文古不具論近在國朝者自洪武開科垂二百四十餘年其間賢科起家通籍者凡若而人甲科奮跡顯名者凡若而人後先步武炳炳班班可指而數也雖其爵秩有崇卑勲名有顯晦總之奮跡宮墻蜚聲環海倘所稱鍾山川之秀爲王國禎者非耶邑侯李公勒石紀名屬予爲記余曰凡諸生達者名在科甲蹟在朝野丰采在人耳目奚待於記顧名以托籍而著人因觀感而興夫使諸君子名實表表與息久存而息多土迭生爭自感發方興而未艾則皆斯石之所助也蓋雲蒸霧變立

身揚名先達之卓軌也繼美象賢增光前烈後進之上
務也昭揚盛美潛寓激勸俾僕山淮水與古嵩嶽并甲
天下則李公之盛心也李公諱如松長治人

學租碑記

余 秦

江人

息縣舊無學田一切公費無所措往往師友稱貸或至
偏累缺典甚矣甲戌六月予初至息正切延訪一日石
崖申侯顧予語曰予南至光州有學田百畝西至羅山
有學房百間諸郡邑罔不然息亦學也獨無之諸士奚
賴焉是有司之責也乃命在城里老王佳等於四城門
外丈其空閑地可佃民居者若干間於四濠中丈其堤
寬平可爲民居者若干畝歲各出租以充師生公費意
甚善也因移學令守之未幾擢去迄乙亥春三月府別
駕錦堂翁公來視篆詢知始末重惜申侯意未遂也謂
諸生曰盍謀所以傳遠俾法立而人無敢更變乎其請

於本府宋公庶議自孟行而下有法守也宋公報可碑
檄學永守其軫念息士之盛心不既切歟至夏六月瀾
泉馬侯至翁公當旋汝寧囑侯勒石以誌馬侯尤加意
學校樂成盛舉卽命諸生之長若段生廷闕程生嵐等
鳩工勒碑以傳久遠茲非育才造士之心先後合轍使
然哉嗚呼三代盛時家無不耕之田里無不黨之庠以
故著莪棫之化興起蒙傑所由然矣今息庠幸沾樂育
之典使多士有所仰藉而人文丕振孰非司泐化者玉
成之功歟是舉也始之程申侯成之者翁公而垂之承
久者馬侯也馬侯政尚寬平雅崇儒術黼黻月治化大
行此固其首政之餘不暇及焉申侯各備承年人翁公

名朝輔壽昌人馬侯名雲鳳大成人謹識歲月以告
來云

楊莊巡司公解記

周濂春化人

楊莊久爲行旅止宿之地介汝息二邑間四不受轄民居零落四方流徙之徒多聚跡焉孟夫子云民無恒產因無恒心且其地南北去汝息二邑各百里而遷自北來者盡一日之力薄暮僅能至止過此他無所往自南而往亦如之其流徙之徒不耕不織善惡雜處窺伺於中互相引致投間抵隙聚而爲盜或劫掠行旅甚且殺人
不顧者有之民咸視爲畏途時知息縣南彰王君思學思之上計之京過予謀之請設巡檢司以治其地予深獎其成旣而奏可時冬官亞卿郝君廷器光人也謀諸天官遂得陝右金縣楊君遷任厥職其人明敏練達

落事後赫赫有能聲楊莊初無公署僅茅店數區而已
君與王令協力圖之選材鳩工建司廳三間左右廊廡
門墻四周公解市肆犁然具備不逾年而向之劫掠爲
患者收捕殆盡由是羣奸屏跡市井樂業四方行旅咸
裹裳趨焉夫子曰爲政在人不在其然乎天順戊辰夏楊
君立關公祠於司右及落成時無錫二尹邢隆偕息父
老朱銑等請予畧記其事如左

滕侯去思碑記

劉繪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周末縉紳背公營私毀譽舛鑿是非之心獨民不廢也夫子之言益傷之焉傳曰禮失而求諸野非歟志稱息俗人性躁勁以近日可觀記令去三四幸謗興於下志爲有據以今觀滕侯之事志特泥其見未始盡論民之心然則志舉四方風俗未必皆可信矣按息諸士夫邢儒呂渭張祐鄧朝翰段仲選謝謹父老彭寄輩稱侯畧云高行古學性逸不羣見人無禮者則眉揚目抗論引是非雖權豪不少姑息焉由是民不俟令下咸慄慄不敢有偷惰風嚴摠繩黜屏奸訟首崇儒林與童子講習飲射攷經

藝悼學宮圯廢馳文司府改作自出一歲俸令邑有助
者從焉士民爭獻助累五月工成宏麗大異往昔士涌
涌益鄉志文學矣自是橋梁廬井陂塘畎澮丈地均賦
戢然効功令而無擾焉沿淮多大澤積有獍猾乃增飭
城隍樓櫓飛峙週以敵臺望者肅然侯少武健每郊行
從以壯夫跨奔蹄左右袴鞬馳射禽戮盜八九空其巢
穴三歲息農器在野村不夜疇民殷蕪滋植矣侯廉嗜
疎產業先隨兄學士公居京師數十年乃悵然回鄉因
遣妻子前還閩中邑人感慕德化各携錢布爲行資侯
悉嚴拒云吾終不以妻孥溫飽違其素志息民相顧有
泣下者嗟哉若滕侯可謂世之佳吏也然苦節不能遠

干視夫韜金臺玉談遊公府朝異而夕不同者何其速也然由君子觀之孟軻所謂妻子見而不泣者幾希是以豪傑寧爲世所悲勿見悲妻子也然則滕侯非有廉能甘窮素惡能自發其氣得編民之心而遺名於後世也耶侯名霽字子開舉北畿進士云

修廟學記

邵光九

息之有學建自元至元戊子至大德甲辰始備其制則
州大夫邵公從也歷明至今凡修者九率皆撤舊增新
相仍無改歷兵燹後猶存始創之規亦汝南諸邑僅事
也歲久朽蠹棟圯梁摧兩廡齋祠不蔽風雨凡位序祭
器樂章並從殘闕考名聞數會莫能舉其端予始至謂
廟輒愴然興思因漸次儲備歲有修焉未暇更張也歲丁
酉春二月奉部檄修學官諸子矜感樂于從事始撤
其舊而更新之兩廡齋房名宦鄉賢外逮戟門櫺星咸
如初制學博楊君潤生慨然任建 啟聖祠而規制畧
備司訓陳君維忠媿于典禮相與叙次名位考定祭器

樂章祀典儀注更商訂樂器樂舞俟時而興不至委諸
草莽矣禮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自國學外家塾黨序
術相望今之邑古之國也天子分百里之地爲邑而授
之令民之休戚士之賢否實懸其手是民之天也是民
之君也王制諸侯天子命之學然後爲學今制自京師
達天下郡邑莫不建學立官師羣生徒布功令天子實
命之矣令與民最親呼吸應焉悲喜同焉如赤子仰怙
恃于父母士卽民之秀也名儒賢相莫不自邑學賓興
司教養者何人學不設教不行天子所授之令民所望
于父母士所祈禱于師者置之何等也詳教學之制四
術六藝異其施春夏秋冬更其業三年五年視其成日

異而歲不同如百穀之仰膏雨焉是師道也賢者親之
不及者匡之下者矜全之不率者糾以示戒不夏楚而
威不華亥而勸是師道也亦親道也天地之道寒暑不
時則疾風雨不節則被教者民之寒暑也世事者民之
風雨也選建師儒以司教事教時而事節學乃底于有
成是師道也亦君道也天道運行一物而衆善備焉唯
與學遊士而已邑以息名息之爲說有止息生息二義
記曰至誠無息聖人之學也其功在久易曰自強不息
君子之學也其功在惕孟子曰夜氣所息衆人之學也
其功在養天之運行瞬息無間日與天同運而有晦明
之禪代君子法之爲嚮晦入宴息自靜而動用晦而明

不能無日新之功焉日法天者也君子法日者也衆人之學不能法天而主目則如草木之生受命于夜氣之息矣諸士勉爲君子以進于聖學時教正業退息居學日之漸升也窮神知化涵泳游息天之不已也始于爲士終于聖人學之能事著矣抑有疑義焉記曰流而不息道之本體如斯也易曰水火相息其義何居天地之化止而能生聖賢之學克而能復故水以制火土以制水相息而後生息焉剛柔之克因材變化教事所以爲功于學也君子之學內治其私外克其偏服習于形器度數以究極于性命精微而自不息以至於無息直優游俟之而已此先王建學之制與興學造士之意相爲

表裏願與多士共守之其他斤斲之準冶礪之玉丹聖
之澤則匠事存焉不類書而僅舉教學之大旨以爲後
學勸

正學書院記

邵光允

高陽人

書院非古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使大夫士有道德里居者爲師餘子皆入學州長黨正讀法飲射而教之其教學在上故學無異道士無岐學自王教淪夷而教學在下於是道學名焉講習設焉則自吾夫子始也宋興建四書院馬貴與謂州縣立學不免具文鄉黨之學賢士大夫主之教養之規後先相望往往過于州縣則自四書院始也自朱子白鹿洞書院其條約可傳風軌足繼繇其道高者可至聖賢下亦不失醇儒書院之制原於此矣後世士大夫好自立異每廣集生徒以師道自任名其堂曰某書院至土苴成法

倡爲涉論以矜炫俗士使後學靡然從之講習之室如
聚訟焉嘗世所以爲厲禁也教學在有司士率旅而進
旅而退視學舍若官府視師儒等官長其爲教尊而不
親教學在士夫樂于自見其長恒別標宗旨以爲教的
甚且希心頓詣流入于禪悟其爲教虛而鮮効今以公
廨爲講習之區以長吏兼師儒之任簡多士之雋益進
而教之則學無岐趨士不嚴憚爾夫其弊而兼取其効
教之善術也余初蒞息適前令以現任立祠格于功令
奉檄徵材醫官余請于 司李徐公得信值選官留爲
公所諸生黃居中等共助成之祠右接學宮因以中驥
爲明倫堂移後樓像別供禪室特祠河洛先儒程伯

子叔子邵子及邵子文謝顯道尹彥明許平仲薛德溫
曹正夫崔子鍾何粹夫薛君采十二公以左右兩楹爲
諸生問業之所時攷而月程之額曰正學夫教卽夫子
之教也士卽學校之士也何以云正自教出于下商賜
之徒各得其性之所近以爲學遂有執師說以行其意
者而學有岐嚮矣夫子贊易曰庸言庸行子思子作中
庸曰庸德庸言所以治教學而歸于正也道不外于人
倫日用之間而馴習之久遂至于窮神知化循之則爲
德較之則爲邪三代之隆國無異教士無異學凡學術
之淺深猶布帛有美惡菽粟有精粗分固差等而理無
異同也自世有不學道之士而學道者遂自高其說以

辨異于衆世亦從而異之正如舍布帛菽粟而侈言文
錦珍錯衆或望而震焉學術之失正意或由于此也故
正之以庸庸則常常則不異而學乃歸于正矣思孟而
後惟河南二程子獨得其傳邵子以天挺之英先後其
間並列六子之位猶萊散之于伊呂也自此洛學漸南
一傳而將樂再傳而建安而金谿皆自洛而淮而江則
大淮之津固吾道一過峽處也謝尹以下皆豫產德溫
產晉而領薦鄢陵君采籍亭而系出偃師得並祀焉祠
曰河洛正學明道學所自傳也今將何以正之趙文肅
云五德之運理固有之昔孔子言仁孟子言義張子以
禮爲教而程子言敬敬固禮之主也朱子言格致而陽

明王子言良知則屬于智矣智終始萬物原于周子之
主靜學至今日則當言信矣仁者元氣也子四德無所
不統義則秋肅並見焉禮敦踐履爲儒行之本非敬則
禮無所附矣智直見本體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體
靜而用虛本以救禮之實而使人少所持循故正之必
以信信居四德之終而貫乎四德左氏曰信爲土土四
時何所不有所以終四氣之用也故曰有諸己之謂信
仁必實有其仁義必實有其義而後信名焉于禮智亦
然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正之以信則禮無虛女
四德咸歸于正矣土生于百世之後仁義之性道德之
名亦既聞之詳矣愚在不實有諸己耳故始正之曰庸

終正之曰信庸之德曰不易德不易所以爲信也學者于五常之行童而習之究其精微固非一端所可名言也因叙次諸儒言行本末而志其粹語于左以爲後學津梁嗣將布之使士之有志者得藉以考見云

重建啟聖祠記

邵光九人

啟聖公之建祠別祀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及程瑒
朱秘從祀自明嘉靖九年始也其初封齊國公自宋祥
符元年帝謁孔林始也加封啟聖王爵自元至順元年
始也別祀之後凡邑侯莫不建祠息之祠燬于兵迄今
有五年至順治十三年睢陽楊君維條來署教因修
文廟功畢慨然曰倫以安親爲孝今先師之廟告成而
啟聖公之祠未建先師之心能一日安于位乎自爲文倡
捐以告于縣余從而贊成之庀材鳩工身親厥事越明
年落成因行釋奠禮是不可無記追維別祀之議始自
宋洪邁申于熊禾明宏治中謝鐸程敏政上其事嘉靖

九年釐正祀典張璠始奏行之因著爲令惟附以蔡元
定又益以周輔成則不能無擬議焉邁之言曰顏曾二
子配享堂上而顏路曾皙乃在廡下從祀之列所謂子
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禾之言曰當別設一祠祀
齊公以無繇黜鯉孟孫氏侑食敏政上熊氏之議于朝
又曰自孟子後至程朱二子而道復明程子父珦識周
子于椽屬使二子從游朱子父松將歿以子託其友胡
憲而得程子之學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請以程珦朱
松從祀兩廡詳先王之義程朱二子之父各有本行非
周張諸子所可比擬則周氏輔成之引例未當也蔡元
定學勝其子沈且同祀廡下于位次無妨似當仍從先

儒之列也此爲本祠之從祀言之也余更于

文祀從祀諸儒不能不無說焉鄭曉曰宋儒有功于吾道祭

訓詁之學所資于漢儒者十七八今諸經書傳注多有

不及漢儒者漢諸經師人品雖不能盡善然實有功于

聖教前人譏駁太過恐未足服漢儒之心王世貞曰先

朝之律漢儒凜乎斧鉞矣今訓詁之學不傳卽明哲如

程朱亦何自而釋其義乎若盧植鄭康成等復祀于學

劉向吳澄輩耑祀于鄉可也據此衡之盧植明經適用

而大節凜然鄭康成刪正經訓而懿行淑世鄭衆父子

傳經而守位不渝俱不愧儒宗其復祀于學也固當劉

向明經有行忠于王室所著新序說苑最爲近古議者

以其少喜方術及著洪範五行舛駁故抑之若少事足
概生平則程子之好獵張朱二子之好佛未聞以少事
譏之也其以陰陽休咎著五行徵應爲成帝明王氏用
事之咎耳此其志可原也若據此爲過則董仲舒之私
說高廟災異胡安國之以春秋傳上高宗不無傳會均
爲可議矣合並盧鄭等進祀于學可也又宋儒之當議
者有二人焉范仲淹厲志聖賢任伊尹之任以中庸授
張載以春秋授孫復爲宋儒道學之領袖不愧祀典金
履祥宋亡不仕于論孟大學及禮樂書各有注疏斷自
尙書旁采子史作通鑑前篇最輯釋正合並祀以厲不
仕之操可也若唐孔穎達撰定十三經正義著爲定論

元吳澄著五經孝經學庸纂言能折衷衆說雖出處未盡善令耑祀于鄉庶爲得之至明三百年間理學各臣不減于宋而從祀寥寥殊爲闕典嘗考裏先正之言叅稽學行之本則吳與弼倡明道學舉祀首推他若陳真戩之真至邱濬之著作章懋之醇德羅倫之風節蔡清之體認羅欽順之守正呂柟之篤行鄒守益之淳謹王艮之卓行羅洪先之持守羅汝芳之親切以及近代鄒元標馮從吾之任道立節雖未及程朱二子之度越於胡楊張呂諸儒先後無愧焉所當舉祀于學以風厲世教者也若湛若水之超詣王畿之靈悟錢德洪之誠懇足媲美諸子但在陳王之門識未能過其師亦猶游謝

黃輔姑侯後來非過也蓋從祀之議亦數更矣欲持其
平則以論世爲斷漢唐當炎乘之後故以傳經訓釋爲
明道之功自程朱以來理學著明學者漸沒于章句口
耳故以躬行實踐爲任道之重蓋道因時措禮以義起
權衡之際各有攸當未可以私心臆見參于其間也蓋
又因議從祀之位而上下其說如此其工程之度姓氏
之志則別記于左

宋於千求而致此處家也信與典著等身大五立言
應言今備此于心無謂言之至也三百年間感學
示以善道至孝誠學亂暴言詔世與衆鏡雖由也

重修來山樓記

息署改建自萬歷丁丑則邑令王用賓所建也署後有
遷喬樓則萬歷戊戌邑令李如松所建也李公之言曰
邑治堂制甚宏偉自堂而後則窳湫隘中不勝外後不
勝前猶之心不能御身主不能受賓也在風氣之說或
亦有之迨崇貞壬午邑燬于寇堂署幸有存者樓之址
僅留西隅一角而四墉則尚巋然也余蒞邑慨然欲修
之詢之紳士故老有援風氣之說者曰息不興樓以淮
流入東南惡見去水也墮之便有援故實爲據者曰李
公道行家言自建此樓官與士皆稱利焉且居重馭輕
所以固形勢也修之便二者各引一端並有所據然形

家之言尙可傳會形勢之論則固實事也古者建國君
民辨方正位必爲譙廡以助守望爲臺榭以占氛祲建
置所需當不因風氣人情以意爲舉廢記曰有其舉之
莫敢廢也不墮之則必修之矣丁酉之秋捐俸若干市
荒圃之木廢垣之磚民間應罪責者俾量輸工力各役
居民罔不協志不三月告成費不病民役不廢時上與
下咸無拂焉樓仍舊名而顏其外曰來山蓋邑治惟城
南僕山環拱署前每登斯樓朝來爽氣可俯而挹之故
予以是名知僕山爲十景首稱不妄也戊戌春正月之
望邑紳張公印中至縣詢及茲舉曰嘻有是哉李公建
樓在戊戌歲某與黃生勉學受公教育于正月望日延

讀茲樓今甲子一周矣適以是年月日再登望焉非

數乎因延黃生同茲良會告落成也兩公皆邑中宿

稱羲皇上人余不可不有以記之樓以來山名高據形

勝俯視僕山如臨蒞焉在易之象地中鉤山爲謙象曰

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爲治之道如權衡然高者

抑之下者舉之明智者守以愚貴盛者守以讓君子持

身之謙也強與弱不相陵富與貧不相耀君子治一世

以同歸于謙也衡多寡之數使高卑大小各得其平易

之所以爲教也山附于地則爲剝象曰上以厚下安宅

國以民爲本時當剝落惟厚下乃以安上欲土之安其

位必先使下之安其生而後其安可久厚下安宅斯不

至于剝矣又易之所以爲教也登斯樓者亦玩地山之象乎先後落成並在戊戌五行戊與戌皆爲陽土有艮之象焉戊土居中央以制四維君道也艮序歲終以收化工之成今歲之生意將畢來歲之生意復萌故曰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利物畏養莫大乎坤坤也者地也土也故曰致役乎坤言地能役已以養物而不自以爲能臣道也登斯樓者亦觀坤艮之義乎不成物而自成不養民而自養非君子所以言易則非易之所以爲教也余家世習易者象也故因名樓而及地山四地山而及坤艮取義于山告成于戊艮有以也是爲記

興國寺重修塔院禪堂記

邵光允 邑令

興國寺息之古刹也爲縣志十景之一未詳始建自何年明景泰元年邑令王公思學萬歷十八年邑人黃燾四十四年邑人李登雲相繼修建兵燹以還規制盡廢僅存一小殿尙奉香火亦陋隘不堪瞻仰矣惟寺左古塔巋然獨存順治四年八月寺僧海雲邑人黃維標等創修邑人徐應龍繼其事協力修之中爲正殿前爲門房兩廊爲飯僧延客之所左右兩隅爲靜室時有高僧習靜爇修迨十年十月厥功告成更手闢荆榛墾地若干畝適當編審余判令興大慈寺城隍廟關公祠岳王祠並免差徭著爲令典僧復請本邑李公舊貯藏經大

部列手殿側又詣正陽求續本錄成全書延好學者翻閱考訂以傳久遠亦禪門一大觀也余暇日每游息焉以滌塵慮主僧因請記之余老于儒不達禪理姑舉所見言之後漢紀曰佛者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統其教者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所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錄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佛也佛生西域自爲一教至東漢其書始入中國彼所謂西方之聖人也後儒以其教異吾道辨難紛紜歷世不能論其大旨固以行善修道爲宗風趣雖殊旨歸不遠吾儒所重以五常爲本而釋氏無之此大異也然其立教尤合

事父母祝壽以報君息亦初不廢嗣息未嘗盡棄人倫也吾儒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不獨善其身釋氏亦以獨覺自修爲小乘禪宏願普度爲大乘吾儒禮樂政刑並用而不尚姑息釋氏有輪迴因果報應之說使人凜然戒懼吾儒不攝勢利不濁聲色不避患難釋氏嚴色戒絕嗜欲祛外道苦行不懈吾儒教學多術才列四科業施四教而學佛者各以所見入門或尚勤修或尚靜悟要歸于証聖則一也儒者之言曰虛無寂滅之教高過于大學而無定天下之物志至而生何物不有事往而寂何物不無世人執于有是非相軋彼此相傾好爲蠻觸之爭故佛氏稱五濁惡世爲說虛無寂滅以解之二

乘人頑空枯禪盡掃修行單提宗旨以恣其倡狂則又
爲有之說以破之究其要歸惟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勤修精進歷試諸艱靜能生明虛能應物凡大意所在
卽三教未能異同也彼情欲深錮黠傲難馴嚴父所不
能格法吏所不能禁者一旦悔悟皈依瞿然顧化豈盡
無實哉彼處惡裁滅而無實者學佛者之流失非佛之
本教使然也特其致孤嚴不可格于中國故曰西方之
聖人也孔子時二氏之名未立而其術已具子曰同歸
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斷制羣生裁割衆理視天下無不
可行之教無不可化之人假令孔子而見二氏必且招
延化誨裁其偏至以歸于大道何至口舌相角自分勝

負哉易言何思何慮詩言無聲無臭至德請于無而精
義要諸有其大致則一也余未達禪理而不欲儒釋之
紛爭也概舉儒釋之大意如此後之爲教者能信修善
之旨以自進于道魯者勤行以積功慧者參証以幾悟
則今日修建之功亦將附茲教力以長存矣其鳩工捐
助之姓名別書于左

重修城隍廟記

凡天下郡邑必建城隍祠與社稷山川等蓋社養物稷
養民山川興雲雨城隍保障一方其功一也故祀典同
焉然社稷山川有壇而無屋城隍屋而且像又傍設鬼
神備知善惡則以城隍乃郡邑之主禍福善神之所
司因以寓夫勸懲之意焉息之城隍祠在縣治西南隅
創建莫考至洪武癸丑知縣劉君繼祖一修之宏治戊
申邑侯張君銘又圖修葺輒以事云庚戌夏六月今邑
侯康公來任祇謁斯廟慨而言曰廟宇神之所栖而頹
敝若此何以女神靈哉安謀諸邑丞張君凱時邑人陳
隆居是祠公察其動慎卽以委之乃命工役集錢穀陶

瓦市材斤築並作始葺東西廡設十二司陰獄鬼神之
像而加采飾焉夫輪迴之說儒者所不道而俾蚩蚩之
衆視而知警亦轉移人心之一機也公名恭字遜之冀
之朔州人為邑有善政興學勸農治民馭吏之法厯厯
可述尤為上下所稱道云

重修城隍廟記

熊榮光

息縣城隍廟在縣治西南創建歲久傾圮弗支嘉靖五
年元夜假夢於陳生子謙俾白縣令修葺之且曰若能
新之必重有以報也寤而告於師友至秋七月東魯紀
侯存仁來令息顧瞻廟貌愾然嘆息旬月間政令畢舉
乃進僚吏師生耆宿而謀之陳生始以前夢告侯曰事
神治民事異而理同也未有慢神而勤民者矣吾之修
廟敬吾事而已其報與否非心也遂捐俸貲出贖金市
材鳩工徹其舊而更新之未幾有劇盜自潁過蔡息流
火光黃間焚掠黃陂麻城無虛日所司邏卒環視莫敢
誰何至光山王尹始令敢死士扼之又爲所敗侯聞之

乃齋心潔慮爰禱於神選銳厲精親犯矢石臨敵時若有神相侯子曰鶴者矢發殪其渠賊衆駭奔生擒十二人馬虜一十六疋餘黨竄匿侯乃獻捷於廟追感前夢不有其功而歸於神之休焉當時聞見者爭異其事士倡其議商輸其材工獻其巧農庸其力期月而傾者正圮者完前堂兩廡以間計者各五後寢重門以楹計者三周垣以堵計者殆逾百焉焚薰有樓昭明信也宵神有像儼威嚴也及落成學博潘君曰敏王君鳳王君欽咸以神之靈異足志侯之誠格可書也俾記之予惟城隍之祀不見于經唯唐張說祭荊州城隍文曰致和產物助天育人張九齡祭洪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

是依前代崇祀之意謂保障民生必有主者蓋以義而
起者與迨宋暨元祀徧天下往往錫以封爵甚至附會
古人姓名於京口姑蘇等郡皆以爲紀信於潯陽章貢
等郡皆以爲灌嬰以其人嘗有事於其地故神其說以
風勵民愚觀吳草廬之記可見矣國朝洪武三年建城
隍神號改題木主仍各郡邑各稱屏去不經四年勅郡
邑里社各設厲祭主以城隍監察官吏人民善惡以禍
福之復定儀註有司蒞任必謁廟誓神以警飭臣下期
陰陽表裏以安生民意亦至矣夫何法久人玩慢神虐
民者所在而有若紀侯之誠以感神信以結民可謂務
民義而敬鬼神者矣况侯剛毅明敏興學校勸農桑發

奸禁暴表善右文彰著耳目以毋與於廟畧而不書謹
昭聖祖之制考神記之詳以及興作歲月於石觀者當
自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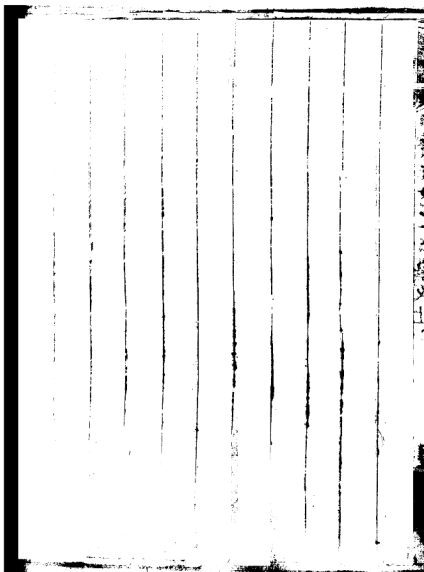
重修城隍廟記

唐虞治福建人

邑於城隍必廟而祀所以報也息之所祀在縣治西其
規制廣丈十有一而深倍六之其勢峻而後垂制有未
盡雖屢新而卒就敝云邑侯馮公入廟嘆曰吾撫境以
和民則神降之福吾致力於神罔懈民終受其庇事無
緩弗可諉也諉以待後弗可聿也遂捐俸入爲通邑倡
量材程工不異於常乃闢寢宮列五楹視前加隆而正
殿可藉爲後勁左右置兩榭爲齋宿地俾司祀者居之
於前構兩楹以懸鼓右廡之南蓋文衡司財二榭以
與東峙至中門而大門皆拓而增之制度宏偉內外煥
然自昔未有也經始在戊申之夏三時而竣工於是著

老龐家柱等詣余求誌其事余唯唯曰爾輩亦知邑侯
之爲息計乎息當孔道疲於騷驛困於葦蕪侯躬自樽
節百慮揣摩不輕一舉動於茲則殺然營之豈無所見
哉夫神一天也人方災孽呼籲匪不仰箕畢以求蘇暖
而造孽無不禱震厲之糜滅者矧惕於神凜且百倍今
息之人心何似也澆斲其淳競歸於悍然有遺債負而
不敢爽賽謝或違清議而不敢忘懣悔又寧捍文網而
不敢發詛誓者豈非良心猶在惕於神而不自欺者乎
茲神爲一邑鎮廟貌立而赫濯昭人固不能欺神神亦
弗容欺也以不欺一念幽獨自對而父兄子弟族閭交
接無一之敢欺則返瀉而淳易競悍而敦讓靡不全其

天和保其固有者是卽神之所以福斯民亦邑侯求神
福民之深意也侯名士奇字子英解良人壽陽其別號
也



重修城隍廟碑記

彭應參

高皇帝定天下勅祀典詔各邑稱某縣城隍之神祚續
禮而定民志神人洽和息城隍廟在邑西街北歷年久
矣壬辰杪余按浙過里展謁見廟貌傾圯不覺喟然夫
幽明一道也簾遠地則堂高視聽且不周廟地僻而勢
下地僻則民不親勢下則民不尊胡不稍進而前稍翼
而升乎邑侯李公下車仰瞻廟貌於故寔不稱越二年
政通人和乃諭耆老王憲命等曰邑有城隍所以理幽
道大庇斯民者也爾民冤抑輒呼病痛輒禱水旱輒祈
人依神矣神寔依人顧茲廟貌不稱神其時同民將焉
依應命等稽首曰予儕細民敢不奉揚君侯德意侯曰

是誠在我率丞鄭君炯捐俸以倡一時士民工商各以

資助鳩工飭材復進形象徘徊四顧求所以妥神明垂

永久者大都與余言十九合卽就中門起正殿爲楹五

前爲拜殿楹稱之翼爲兩廊楹同稍前爲中門三楹丹

前爲大門楹如之而以舊殿爲寢宮舊寢爲子孫宮周

以垣墻越期年廟成厥地亢爽厥材堅良高明軒豁制

度稱宏偉矣諸耆耆石紀事徵言於余余應之曰君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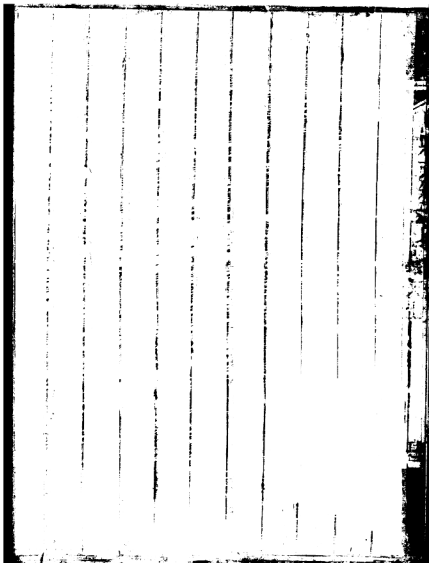
茲舉蓋子元元而以神道設教乎維茲城隍聰明正直

而一者也聰明則不能欺正直則不敢欺一則不可欺

凡茲宇下爲子孝爲臣忠得志乘軒冕則居官廉居鄉

靜子矜由庠序踐古人之跡不濯台而足焉東真集卷之三

約束工信度庶人緣南畝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惟神廟
善降之百祥倘爲子不孝爲臣不忠乘軒冕恣闖皇土
罍駕吏舞文工敗度而庶人不安南畝強凌弱衆暴寡
惟神禍滂降之百殃矣吁可畏也哉侯諱如松長治人
善政種種茲不具述謹記作廟之歲月是其神道設教
奉揚高皇帝之化而洽和神人也丞鄭諱炯豐城人協
謀厥功尉孫如油餘姚人前尉張鳳羽靜寧人皆襄誠
成事並得書之



重修城隍廟記

邵光胤富陽人

息有城隍廟古矣厥始莫稽修之自洪武癸亥始迄有明修者七傳誌諸石維邑災祲維民祈報輒請於神神受命如響每入儼若臨之在上無致謾詞誑語者令行禁止較象魏爲有赫城隍名見經傳惟易之泰禮有享祀昉于坊與水府之蜡外紀迺云秦功臣馮尙感夢漢祖曰帝命領城隍陰事迄今祀之其說頗不經祀典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則祀之城隍地道也穀梁曰爲保民也視山川之秩於民爲近亦猶守令之親民也自禮教不明滯昏之鬼或竊其盼嚮以熒視聽於是建城隍以統陰治郡邑之有城隍亦猶其有守令也後

世加以封爵或附會古人姓名瀆禮甚矣會典依古定制直稱府州縣城隍之神廟制如公廨設座如宰令位以木主初蒞治者與神誓先王之以神道教亦猶之以人道教也其不能無興廢何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神其能違天哉恭九三戒往復上六懼復墜聖人于三示其端于上要其極警戒之意消長之理並行不悖而皆歸之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鬼竊無終享世無長治亦惟以貞爲權衡而已艮貞以致福告邑以自治則否可漸傾泰可常保吉祉所以受齋禱菴桑所以歸大人也自兵燹後歲且薦饑廟日就圯癸巳春正月余始至謁廟顧瞻榱桷喟然曰古者息民而後用之未敢遽也已

之夏酉之春旱魃爲災禱之輒應士民咸曰神賤也自
乙未冬邑民趙敬等謀更新之明年春正月正殿肇如
夏六月兩廡翼如冬十一月文衡司財土地革若越丁
酉夏四月拜殿殖若經始二載厥功告成與人誦曰吾
儕小人帝力何有父母孔邇庶民之來故曰先成民而
後致力於神趙武誦隨會曰夫子家事泊言于國無隱
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是其能歆神人也用民
以亟則神將棄之祝史矯舉以對是誣神也神不易知
亦不易言姑舉典制以詔邑人與吏茲土者毋徒與勿
妄之說類觀也

修關侯祠記

邵光允

關壯繆侯祠遍天下自官府至里巷莫不尸祝之矣侯
生產解梁遇主涿鹿建義徐沛著功襄陽凡過化之地
祠最盛汝南爲漢豫州治古息隸之卽豫州牧所屬邑
也世傳侯辭曹歸漢與昭烈遇於古城卽古息舊治考
史建安四年己卯冬十一月昭烈起兵徐州討曹公明
年庚辰春正月曹公擊破昭烈奔青州侯遂被留夏四
月曹公救白馬使侯擊斬顏良表封漢壽亭侯軍還侯
卽拜書告辭奔昭烈於袁軍方戰白馬後昭烈以袁軍
畧汝南引還陰欲離袁復以本軍至汝南計侯辭曹來
歸年月適相值所傳聚義古息事或有因其地有三義

祠存焉息之祠侯迄今不衰宜也按侯之忠義大節世所習聞其器識局量自漢以來武臣中無與並駕者世或未知也當漢室不競羣雄並驅洛京共主固無恙守正之士咸歸朝廷而侯不赴孫氏父子屈在南服不具論以曹公之明畧袁氏之下土皆足以網羅知勇而侯不顧獨于塵坎牢落中擇昭烈而事之草莽一見便定主臣馳驅艱險百折不回終能定鼎西陲分旄荆服既不受羣雄羈勒亦不同孱主陸沉史稱其好讀左氏傳故出處去就一秉於古義嘗時自諸葛忠武外惟公一人而已老瞞知畧過人以伯符之英烈而視等匹夫昭烈之雄畧而思用驅駕才如文若竟爲所眩侯獨出入

其間受彼恩禮報效以去觸然不濡及襄樊之役縛于
禁困曹仁直氣吞許洛坐令老瞞氣盡至議遷都避之
自士元公瑾以降未易頡頏也世之議侯者謂侯驕于
士大夫矜以收敗且以拒吳婚爲失策青麋傳爲致變
此史氏無識成敗論人究何足難侯昭烈與侯恩若兄
弟而侯與士大夫毋論武鄉握手定交稟命無二若士
元李直輩視侯爲後進皆傾心禮重會無忤言費詩一
介卿命片言服義卽時下拜未嘗失禮于縉紳或猥瑣
之徒不足當侯一盼者理或有之曾何足爲侯訾也孫
氏固多虜惟利是視謂締婚足以固好則昭烈不娶權
妹也侯卽以女妻孫而孫竟取侯亦何損彼子婦之分

也糜芳傅士仁既任留務軍資不繼自當戒飭豈有預防他變遂不敢齒及軍法者况糜氏兄弟屬在肺腑恩禮不在侯下侯督荆上輔以糜芳同爲心膂股肱之寄不意彼行同犬豕舉郡迎降毋論侯不及料卽昭烈武侯固亦不及料也豈得執此病侯并議昭烈孤注侯哉荆州之劔固有天運追原禍本罪在孫權蓋曹操弑逆名爲漢賊忠知之士莫不思剗及許昌自昭烈武侯彰明大義卽吳謀臣若周瑜魯肅等初遣兵助之再分地給之同心合力所謂兄弟之國非耶獨權罔顧大計私圖封殖輕信呵蒙仇浪小智自剪羽翼使逆賊坐大漢鼎淪沒凡此見小之謀忌外之變難聖智有不及備者

古三監構殷幾取我子在武周亦同受此邊矣宋程伯
子有言人知曹操是漢賊不知孫權寔是漢賊足以斷
此案矣侯之封號蜀志昭烈勸進表列官前將軍漢壽
亭侯闕其漢壽地也亭侯爵也若漢爲代各不當置
名下審矣然所封亭侯用解白馬圍爲曹公所表侯已
封還之昭烈拜侯前將軍假節鉞後帝追謚曰壯繆侯
拜與謚出自漢帝侯靈承無疑至宋封真君元封武安
王會典改正名號悉革去之今依當時封爵稱漢前將
軍關壯繆侯祠儀所安也顏曰絕倫逸羣此武侯矣侯
誥侯所歆也由日在天中出侯辭曹公書中侯所忠也
冠服亦依初服不用王者之制庶不越典禮以妥侯靈

神其吐之乎世俗之譏尙在長老耳或反以余言爲矯枉故具述本末就稽古尙友之士而考正焉祠之修也邑紳方伯洪公恩炤捐右隅地若干丈建經堂爲守祠焚修地邑人徐應龍等倡募成之僧會海粹能勤其事均書以爲善者勸

固本寧邦疏

川貴明翼
廣經畧 李若星 邑人

題爲息邑被圍四月陳兵救援保全中原之賊勢益橫
剿撫之大勢宜定伏乞聖慈憫生民之塗炭破養癰之
積弊以靖妖氛以安腹心事臣遠在天末家音遼渺五
月始得一耗綠流寇數萬蠶食于汝潁光息之境奔竄
于麻黃隨應之間而屯聚于息縣之東鄉者最久終日
焚劫殺人無限期遣精騎攻圍城池蕞爾小邑計民不
滿千家寧堪此數萬強寇之蹂躪哉幸知縣吳廷貞擐
甲登陴督率鄉兵晝夜死守屢攻而屢拒屢戰而屢勝
自十月初旬圍起延至二月十六日副總兵陳永福始
領兵來援兵備宋一鶴監紀孔貞會亦領兵續至在三

十里寨與賊鏖戰賊始援營北遁而息縣之圍始解始而吳廷貞奮然以張巡許遠之守睢陽者守息城而城得延援四月未經淪陷儻一有疎虞繁卵危城久成坵墟矣縱陳宋領百萬雄兵亦何救於孤城之陸沉哉繼而陳永福宋一鶴孔貞會聞警奔馳犯鎬摧鋒捷書屢凱於淮南雉堞屹然其無恙如再遲數日救兵不至將蒿艾滿目無一人跡生靈盡矣一望悴顏四顧潛涕祇爲終南畿輔諸邑之續矣其安能挽淪胥之慘爲底定之續全活汝南數百萬之生靈哉此息城保全皆吳廷貞守城之功陳永福宋一鶴孔貞會力戰之功伏乞皇上旌其苦守苦戰之勞特加獎擢宋一鶴加銜久任

賊吳廷貞加俸行取簡拔清華之選陳永福加以總兵
職銜俾令剿賊孔貞會加以僉事職銜炤舊監紀共成
勘定以爲勞臣之勸查流賊之盤踞於潁息整日攻城
屠邑魑魅蟻聚於郊圻豺狼蜂擁於城堙皆因總兵左
良玉曠任學統兵渡河入衛一時中原無兵賊遂乘勢
橫恣密謀攻城結秦寇以成犄角連楚寇而爲黨援十
萬賊乘勝南下數百寨稽首迎降中州半壁山河無一
寸乾淨之地矣豈止區區一息城之危困哉據臣承差
車仁印齋奏事完回點道經河南稟稱三月十六日流
賊在禹州東五里劉營住四日二十日賊起營至潁橋
劉營離襄城縣三十里二十二日起營往舞陽二十三

日到葉縣住三日二十七日賊起營到南陽沙堰劄營
及行至襄陽流賊又過鄧州去了是賊由汝寧北竄至
于南陽又由鄧州東竄轉向信陽惡烟燔蒼穹毒霧迷
天日輪轉漲東洋之水僵骸高戰骨之山伏尸百萬流
血千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于道野泣巷哭慘不忍聞
乃理臣熊文燦久駐襄陽主以坐撫不知賊以數營乞
降迷溷理臣其數十營強賊遍地焚劫圍城殺擄豈理
臣漠不關情一味寬仁欲專成一個撫字收寇中之豪
傑作樹功之貔貅耶不知理臣主意立定一個撫字楚
撫余應桂被忝逮矣豫撫常道立按臣徐一范俱被逐
矣再誰敢言撫不是又提起剿字以與理臣相齟齬耶

論今日大勢賊來乞撫自應與之以撫但以解散爲撫

則賊散而撫成矣今以安插爲撫則賊聚而撫難成矣

如張獻忠之聚于穀城跋扈飛揚百般要挾乘機而動

一渡襄江楚蜀江浙無寧宇矣南都閩廣皆震懼矣區

區滇黔百粵之鄉又豈得安枕而卧哉臣憂及此惟願

解散以息此禍根其實解散歸農姑赦一死賊亦得保

其首領今賊止求安插以難我實是不願解散理臣亦

始以安插愚賊豈知賊安肯受我之愚而安靜不殺人

安靜不焚劫安靜不思痛飲江南立馬吳山耶旁人看

得事勢分曉而理臣爲賊一二誑稟輒信爲實爭卒之

自誤以誤國誤人以誤封疆豈何及哉賊首張獻忠現

屯住穀城夫穀城楚地也在臣總督湖廣境內臣安不以實言告之皇上蚤賜掃蕩以安顯陵以安豫楚各郡之藩封勅令理臣剿撫並用逆則剿之順則撫之以剿成撫之局毋狃撫忌剿之實養癰待潰貽禍於藩封重地爲德藩之續雖全朝廷之封疆亦所以全理臣之性命也願理臣熟思而審處之若楚撫余應桂豫撫常道立按臣徐一范舊撫元默王家貞皆主剿之臣志在殄逆醜以奠山河忠肝義胆足貫金石而泣鬼神伏乞聖鑒宥釋發之行間戮罪立功以贖前愆舊按臣張任學乞皇上復其巡按原官兼攝總兵事督察剿賊以成其請纓之志乞勅新撫臣李仙風新按臣高名衡相機剿

賊以保嚴鎮臣左良玉勿輕信降卒再醜許州
焚劫之弊一力剿賊立奏膚功勅即撫戴東旻楚撫方
孔昭確查賊情據實合奏勿墮撫之塵霧中釀害地方
無已時也若秦督洪承疇秦撫孫傅庭非不用撫究竟
以剿成撫實用解散之微權立淨機槍之烽煙願理臣
熊文燦仿而效之早定禍亂以奠數省之邊疆杜金陵
之禍患臣雖以妄言蒙譴有餘榮矣臣爲保固桑梓之
慮猶小爲保固顯陵藩封之慮甚大伏乞皇上裁察大
張宸斷特勅該部酌議速覆施行無任惶悚激切待命
之至

公大節凜凜世所共仰不必藉文而傳然此疏于息邑

變亂之故大有關會不可不存使後世得考焉白里後
學任宣文謹跋

張節婦碑記

邵光允

生死之際難言哉可以不死而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
不可以生而生之不義而不可爲也惟道可生而生則
生實于死義不可生而死則死而猶生雖生死事有不
同其精神皆足以自勝故能留天地之正氣于一身而
靈光所結可以昭垂于後世也息東郵去城百五十里
聲教不甚相習乃有貴河崗張節婦者薄溪里人也生
有淑質笄而歸于里民王藻食貧自甘藻病故無以殮
婦痛絕殊不欲生哀動鄰里爲具材召匠工成棺約喪
畢婦改嫁以財禮償其值婦唯唯乃私囑工曰良人性
樂開爽棺必濶勿使其魂不快也工不喻其意如其囑

而淵之將殮婦曰殮事吾自親執不欲托人乎鄰里信
焉婦閉戶逾時不出鄰里疑啟戶視婦則自經于棺傍
矣衆感其義殮于同棺助力以葬嗟嗟亦云賢矣易曰
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固不必盡
出于死惟婦所處則于義有不可不死不得死者四
焉夫死而無子女可死上無翁姑又可死無父母兄弟
足依不得不死許改嫁以財禮償債不可不死則死之
誠有合于義也士君子學古稱先當死生之際每不能
自主或急遽而輕死或濡忍而偷生求其合于道者誠
難之彼蓬戶土室之子非有詩禮之訓而能沉默審顧
堅忍于中遂順其跡從容就死暗合于義而不爽雖夫

性使然其所以處之者或有道也或曰方隣人具糗
業許身償而竟死不顧不幾于用術與曰事有可以義
斷者不當執一論也夫斬財惜費世俗恒態直道本情
婦將不得行其志矣婦惟委曲其情究以一死明志彼
有天性者孰不爲之感動而鄰里鄉長果樂施以襄其
事捐涓滴之資行高世之義得失重輕必有能辨之者
昔薛君謂馮驩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市之故驩曰竊以
爲君市義蓋有餘之家義固不厭多也以義自予卽以
義予人其報施何啻什伯哉故曰事可義斷不當執一
也如是而節婦之志明生死之義益明矣是爲記

重建馬神廟記

孫遂

故城人

從來談吏治者類稱馴雉渡虎鳴琴植花事固都雅哉
其在當日或亦事之偶然而嗣起者不無羨其美而襲
之夫襲之誠亦願治之盛心然而不必然也何也地不
同也時不同也亦各行其意而已矣余於庚子夏承乏
茲邑入其疆觀其風其土沃而曠其民勤而稀蓋兵燹
之後凋敝已極雖歷前視事者諸君子加意撫綏而瘡
痍未起生聚猶艱寧人節物之不遑而遑及其他乎然
而典籍所載禮制攸闕有不可任其缺畧者如邑之有
馬神廟載在祀典各有妥禱之所而息邑獨缺然而非
缺也舊祠創建於東關者爲輪爲奩而今則禾黍離離

矣繼而改建於北關者崇垣峻墉而今則瓦礫纍纍矣

且也前令洞悉養馬之弊秣卒率相私尅腹不獲果而

馬羸使客惟選駛健蹄不暇停而馬斃燻此兩弊因收

馬羣入內署而飼之傍有小室卽以供神陋褻不可名

狀噫內署乃縣君眷屬之所棲息而可分作廐牧歟且

供役煩繁出入不時戶之啟閉無常度而關防廢矣况

以陋室妥馬神神其安之乎余用是蹙然弗寧乃訪于

邑之耆舊詳其興廢巔末騷羣馬於外廐而相東關舊

址建祠以祀馬神妥樹景焉爰立基焉植三楹築圍垣

次第其事經始于辛丑四月至壬寅三月落成維樸維

堅無事金碧輝煌也備制備禮以昭虔敬而已是役也

木屑竹頭一椽片瓦咸取諸囊篋及好義者之樂輸罔
敢費民財勞民力焉豈侈云興作乎蓋祀典攸關不容
簡畧耳或曰此舉若無與於名寔輕重也琳官乎梵宇
乎一日因百年果俾緇黃之流相傳頌曰此某宰官得
度者之歡喜緣也不亦善乎而何有於此哉余曰唯唯
否否余邑宰也事之有裨于邑者不惜餘力以成之他
豈所知歟興言及此則都雅風流邇美前人者蓋多矣
雖然地不同也時不同也亦各行其意而已矣

重建常平倉記

孫遂

故城人

邑之有倉從來久矣原其初制蓋儲糗糧耳貧民無告者待命于斯歉歲無資者亦待命于斯揀荒賑饑酌盈濟虛搏挽氣數保全民生先王之制寓意良深遠矣後世寔失初意凡民小有所犯則寄囹于此以佐囹圄所不及沿習既久以爲固然則相率而曰監倉視倉爲囹圄類非朝伊文矣余亦不暇辨其非囹圄類也惟就倉而論之夫刑不得已而用者也至于禁獄之事尤撫民者所不忍輕言囹圄鞠草古人善之殺而不用甚盛事也如以不用而卽可不設則非法之條矣况時至於今畫吏之風旣沓則民不惕法雖欲不用而不可得則愈

不可以不設矣邑昔有常平倉建制于黉樓之左規模
宏壯遭兵燹而焚燬無餘然倉雖焚而名不磨也義猶
存也儲脩之糧則以贄政廳爲園而鼠牙雀角之小犯
不得不權寄於大獄之中然辨別罪犯之輕重昭宣上
意之矜恤道則微矣余用是惻然憫焉思興復舊制而
土木工餼之費無所于稽且縣有興作不奉居上者之
意旨則動而多碍是以遲遲殆非謙讓未遑也今

上改元之歲中丞張公奉

命撫豫詢利弊於下僚汝司李張公以此爲請報可乃檄下
屬邑重復倉制余曰適獲予心矣探囊捐金庀材鳩工
相舊基而興復之經營圖度閱兩月而工告成自此而

羈禁輕犯別于囹圄者有所矣噫嘻設而不用心斯
快焉然余爲

朝廷守法者也或至有不得不用者敢徇心以枉法乎予更
用是惻然憫矣使吾民體矜恤之意自相矜恤遵法懷
刑共迪于無過豈不休歟果若此則禁制之事微而儲
備之義專獎獨之免於溝壑而災祲之罔至死徙者皆
于是乎賴于以球濟斯民保全生命復先王之制而不
悖其意者蓋在此乎蓋在此乎

折餉碑文

爲查取錢糧確數事順治六年七月十一日蒙

本府信牌蒙 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憲牌承准

戶部照會前事照萬歷四十六七八年加增每畝九厘
徵催抵解秦楚二餉已經通行外仰縣官吏卽將該縣

照例一體開徵等因蒙此出示曉諭間隨據闔縣鄉紳

曹瑛等生員黃錫珍王加祥等里民李三敬徐應恭邵

治等連名具狀告爲籲天申請比例以甦殘黎事詞稱

息縣蕞爾小邑土瘠賦繁年來旱蝗相繼一二才遺朝

不保夕今奉上文加增秦楚二餉自應急公奈汝屬等

處俱係大畝爲率汝陽三畝六分折一畝真光等縣或

四畝折一畝惟息地小畝一例派算是他州縣增一倍而息獨增四倍况當饑饉頻仍何堪重累懇乞仁天俯念殘黎轉申上臺查照汝屬大畝折算派徵庶小民不致偏累

國餉亦易於輸納矣等情到縣據此隨該息縣知縣

劉查看得息邑外畝行糧與他州縣不同因履畝之始有折與未折之異耳已折者有四畝折一畝有三畝六分折一畝獨息邑未蒙折算賦役至三倍他邑是以民力難堪不禁痛呼也伏望憲臺垂憐下邑軫念予遺俯將息縣畝數照汝光等處三畝六分準一畝折算不惟免目前不均之歎而仁恩所及直被之百世矣順

治六年十一月初四日蒙 本府帖文蒙 布政司

付蒙 巡撫部院吳 批據本司據汝寧府申查息縣

申請減餉原由到司據此該本司覆看得息縣始以土

寇盤踞殘毀已極繼以水旱爲災民不堪命因奉 文

加增而吏民懇照汝陽等縣以小畝折算大畝行糧似

屬可行但六年錢糧確冊已定合無請祈本部院軫念

息邑災苦俯賜轉請 部示準將七年錢糧確數照依

大畝折算行糧庶錢糧易於完納而小民永沾洪慈矣

等情具呈照詳蒙批額徵銀數久已報 部折畝虧額

不便咨請此繳等因蒙此仰府帖行息縣知會施行等

因蒙此該本縣知縣劉 查看息邑原申比例折畝一

事其京邊正項一應起存錢糧已遵 司頒定賦倉口

數目萬不可移卑職何敢煩瀆近因奉文加增泰楚餉

銀息縣以小畝而照他邑大畝一例加增所有本縣土

民之控卑職據寔申請查汝光等處每地三畝六分折

爲一畝在息邑大畝折算加派亦該一千一百頃六十

餘畝視他邑大畝之例派餉較有贏餘今蒙 憲臺批

議以七年爲始方同府屬州縣大畝加派竊思息縣每

小畝歲徵正項一分五厘今四五年並徵一旦全以

小畝加新餉是此番旦夕之徵反踰正額二倍也環視

息民連遭兵火旱澇相繼一二子遺朝不保夕正額輸

納不敷更加新餉偏累時勢萬不能行伏望 憲臺

查殘邑正額如舊外其新增餉銀批照汝陽等處則
折畝派餉不惟免不均之歎寔臺慈恩澤貽息民萬
世也等情申府蒙汝寧府知府方一覆查看得息縣申
請比例折畝一事其起存錢糧遵照京邊正項額定倉
口無敢再瀆因奉文加餉該縣查汝光等處地三畝六
分折爲一大畝卽一例加增較他邑覺有贏餘此閱縣
士民哀懇而該縣據實上控也今蒙憲議以七年爲
始比照府屬大畝折數加派但以小畝計之每年每畝
徵正項一畝五厘今四五年並以小畝加新餉是再
倍於正額矣息民值兵荒游加輸納正賦尙且不及一
且以加派徧累揆時度勢萬萬不能行也遵奉前因旣

經該縣復具申前來合無請乞垂憐息邑凋殘已極將
新增餉銀俯賜批照汝光等處則例折畝派餉庶民不
苦於偏累而 上慈遍漑無遺矣具申到司蒙 批仰
候轉詳行繳 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爲兵餉萬分
缺乏等事順治七年正月初六日蒙 巡撫部院吳
批本司據汝寧府申具息縣折地原由到司該本司
署司亭分守大梁道副使辛 賈看得息縣地以小畝
行糧在六年分一切起存正項錢糧業以派定無庸再
議矣惟是四五六三年每年每畝 奉文加增九厘該
縣士民以偏苦難行乞比照汝光等縣以三畝六分折
算一畝而府縣以駢派三年之餉子還寔苦難完爲民

請命冀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允行可否惟祈 憲

達 部請示以便遵行者也等情呈詳蒙批加增九厘

會報 部否仰查明另詳蒙此本司覆查看得四五六

年加增銀兩 部行照行糧熟地每畝派銀九厘本司

已彙冊造報想大部亦不知大畝小畝之別也據該縣

所申以小畝之派同於大畝則數是加三四倍矣所以

士民有偏苦之鳴但報 部在先申請在後如爲民請

命稍蘊于將來合無照依原申比例汝光等縣以三畝

六分折算一畝派銀必須達 部或從七年始亦一時

權宜之計也伏候 憲裁酌行等情呈詳蒙批果不勝

駭如議照汝光等縣之例行自廿年爲始仍彙冊造報

崇此擬合就行爲此劄仰本府官吏照 劄備蒙批詳
內事理卽便轉行息縣查照遵行毋得違錯順治七年
正月初八日劄行到府十二日備仰到縣一體遵行

重修息邑儒學記

劉遇奇

今上康熙七年詔復天下八股文字士皆喁喁嚮風樂進而與官師長吏揚比今古倡明正道以宣舉文教之至治誠盛典也予承乏新息觀學宮頽圯念士子肄習無地且春秋祀典不屋而壇等之社稷之祀勾龍與棄非所以稱

上意旨於是進諸生而語之曰創而制之前人事也修而舉之後人任也請得自予始以爲諸生倡諸生亦欣然而相告曰敢不竭蹶以共襄厥事乃參酌舊制以爲規畫欲而隘者勿營也市大材木以充棟梁小而削者勿用也墻用灰磚上下如一視前之高近半截飛簷四虛不

可以示久者必易之筒瓦厚磚和灰貫釘視前之以瓦覆泥而鳥翻鼠穿不可以語於堅者必更之費自長令廣文贊府縣尉鄉紳置醴于廩廣于增列于附與序于武及奉先人之祀者多寡因其力至役於肩運舂鍊者則量日給以工糈視前之如緇衣黃冠請捐乞助且俾城廓窮黎曠日趨事而騷然靡寧者必釐而革之爰鳩工于康熙己酉初夏告成于庚戌近秋不實財不擾民合邑之紳士偕父老子弟又欣然相告語曰考舊夫于廟創自元至正二十五年戊子宏備于大德八年甲辰歷十七年而始畢工今舉事不過一載工何捷也追維至正迄今四百餘年其間重修者九凡皆撤舊增新猶

以爲難今一舉而更新之不少因仍前人功何億也
其堂揖其兩廡出戟門櫺星而俯臨頽池視昔加煥且
暨兩坊于近街之前以邑中古蹟唐大學士虞伯施所
書舉龍附鳳四字分懸左右令士子觸目動懷咸有雲
蒸霞攀之思制何壯以麗而寓意何深以遠也侯請得
伐石而紀以誌不朽予於是又進諸生而颺言曰學宮
成諸生有起色矣但學宮之設所以廣育人才人才必
由德行而出非第借逕於此以梯取榮祿已也予鄉歐
陽文忠公爲予吉州學記曰學校之設王政之本也古
者致治之盛衰視學之興廢諸生有志於此宜以時習
禮于其中進德修業以一身關天下氣運之重毋務爲

小者可也王荆公爲慈谿學記曰自後世無井田之法
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爲師子弟之位者講章
句文字而已諸生憬念及此務宜材行完潔以備國家
之選造庶異日勲猷爛然由此而靖忠王室砥礪各節
使邑中父老子弟追而頌之於學宮曰此吾邑芳型也
別所望於諸生者大爾予江右人也請得以所聞予鄉
先正之言以爲諸生勸是役也工費另勸諸石若蚤夜
董其成而厥功茂焉署儒學教諭張榮廷縣丞夏聲子
衿中之有勤勞者黃錫珍王加祥王懋修王道明段人
章牛加用劉名佐彭凌雲例得並書于左

雷跡碑記

劉遇奇

予視事新息三載有餘矣日瞻拜關壯繆祠下未知有雷跡碑也是歲蒲月霖雨霽注越兩旬不輟人咸苦之乃率吏民禱于神廟贊府夏君偶及雷跡之事會是日爲關侯誕辰入而展拜急索碑而觀之字漫滅多不可讀義亦荒落而不綴連惟是紀其事則在宋元祐辛卯夏月也原其由則因旱魃爲虐偶然風雨飄驟也詳其人則舟子張乂維舟岸側見有物墜地烈光燿激若有鬼神奔逐之狀也眎其地則大如車輪輪有八輻輻末各分兩岐深入地半寸其中皆如火灼也顯其戮則是日弋陽有遭雷震而背字註前生不孝之罪也記之者

張君朋也噫嘻異矣雷爲天之長子又爲天之鼓宣幽
出滯以首長萬物則其所樂居者至子孑然辟惡而崑
殺托之輪輻彰之形象使人見而畏之傳而駭之雖足
以警動人心雷之意亦甚苦矣然或謂震一索而爲雷
雷一陽之始也若輻而爲八八各岐而爲兩兩不幾以陽
而爲陰乎曰非也使舉世盡皆忠孝純壹信義樸著之
人則爲陽明世象天亦何務爲此震厲之行惟世風薄
而德衰德衰而行險于是不得已借離之火以耀其明
兼巽之風以布其威于以助王化之所不及而呼悚人
心于至危至不測之中亦猶然行陰之道也故不九而
八八偶也不一而二二一偶也且連八居二又少陰之

數也窺之每幅俱從一而分二亦由奇而偶也誰謂雷
跡非具一幅泰極圖乎憶昔爲童子時見予鄉人欲卜
事之可否則以筆畫雷卦書雷字于圈中遍圍以短畫
從短畫信手雙連之無所餘則事成苟餘其六則以爲
否此亦似有得于雷跡之義耳予覽輿圖見曹州有雷
澤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類鼓其腹則鳴卽舜漁于雷
澤地也是則雷之震果有雷之神以主之而非空爲震
也抑又聞雷州有英靈崗秋則伏于地其狀如彘可取
而食之其說則鄙矣但云其地有廟傳云陳時州民獲
一卵圍尺餘携歸一日雷震而開生子有文在手曰雷
州後果拜本州刺史多善政覆而神靈立祠以祀是則

雷之神果有人之靈以憑之而非別有神也彼古所稱
北齊薛孤延從神武閱馬道逢雷電作火燒浮屠延按
鞘大呼繞浮屠而走火遂滅延鬚及馬鬣皆焦神武曰
延英勇乃敢與霹靂鬪夫世之號稱英勇者霹靂亦遜
其鋒而雷鼓雷車所推崇而奔走恐後者亦猶是有功
德于民者歿而祀之若不孝不義雷得而殛之者非雷
殛之也自殛之也人苟視斯碑也有悟于易之理知天
亦有不得已而用雷之時以此用自省惕更以之播訓
于世俾世之人無若弋陽之人遭此辜譴由宋元祐間
歷今六百有餘歲尙蒙此惡聲於天壤而不可磨滅也
斯幸已弋陽屬光山山名卽今之浮弋山也是爲之記

昔康熈庚戌六月中澣日

遺倉記

劉遇奇

廬陵人

遺倉者何記任氏好行其德者也夫好行其德而德已
被于人其事傳好行其德德或未被于人其心已被于
人其事亦傳心已被于人而後人之成其德者又無不
寔被于人其事更無不傳彼欲立欲達聖人未嘗見諸
行事而天理周流無間之心傳之天下後世卒爲談仁
者之所不廢又况有其心而後人成之不朽者乎任公
名若尹字三若今楚之廣濟令名暄猷以兩榜起家則
公之冢子也廣濟公冢子各其極以明經候選州別駕
恒向予言其大父生平欲倣朱子社倉之意行之有志
而未逮歿之日諄諄訓予父叔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惠

有窮爾不若不費一粟不費一錢而能濟物利衆此行
之可久者也爰規百里之內若臨汝集欄杆集烏龍集
蓄糧共千石每支糧一石完之日加耗二斗此二斗約
五升爲折耗其一斗五升則老弱疾病與孤而無以爲
養死而無以爲葬者取給焉其是一石止存一石所謂
不費一粟行之可久有若此者又規百里之內有子而
不能婚娶者計鄉之常例妻一子婦一歲費一兩貸富
家銀每月有加利一錢者茲定例五歲以上許貸二兩
十歲以上許貸三兩俱不取羸息是一年每兩子錢可
省一兩二錢或無銀錢出之以麥亦不收利俾彼窮人
得無利之銀以有婦有餘之麥以自贍而我不費其木

又於固商光息之界擇鄉之行義者領膏藥以散病人每張止收錢三文我無養醫之費而行義者亦有以資生所謂不費一錢行之可久又有若此者此外又設學房十數間於烏龍臨汝任武欄杆諸集各延一師以訓其子弟之貧而不能學者每歲另計費以爲俸凡此今行之已久皆奉先大父之遺命者也予聞而深嘆美之曰息之東鄉何幸而得此良善之家也任公不及行之於其身而子孫有以成之是所遺以及後人蓋千百世之利澤者仁人之心爲之也彼古之好行其德若宋富鄭公之鎮青州范堯夫之守河中賑恤之事雖班班可考類皆顯而有位者也明神宗時有茅止生年十四方

舉于學湖郡守以歲饑勸士大夫行賑茅止生慨然輸穀萬石郡守驚焉茅生曰此先人侍御公之遺意也先人困粟待饑有年矢之曰有啜者如啖已肉乃罄家之藏未敷質奏三千以足之以是義俠之名滿於天下然此亦不過行於一時者以視任公諄諄遺訓後人不費一粟不費一錢而利澤及乎遠者又何多焉予是以喜而爲之記以勸邑之好行其德者

募修學宮小引

鄭振藻

廣東潮陽人

蓋聞學通萬里之謂儒綱維咸範道貫百王之謂聖表率攸欽是以俎豆千秋特薦牲牢於報饗宮墻萬仞用瞻棟宇之輝煌息邑學宮星分房火流會汝淮濮巘峙前平原連後允稱發祥於地脉形勝大觀宜其鍾毓之多材科甲踵起乃綠歲華歷久風雨相侵殿廡頽傾網繆未暇茲幸逢崇古右文之

聖王更切命匠義輸之鄙懷惟是物力浩繁恐同築舍之事况藻俸資微薄難作巧婦之炊試思吾儕六業文章却從何處得須知他年功名富貴都向此申來伏祈鄉衮孝廉明經監秀薰蘭同氣捐鏹共成俾得不日鳩工以

便及時經始則丹楹綉棟欣覩 廟宇之重新而銀榜
金書佇看文選之繼盛矣蕪詞謹瀝勉力迅施敬告

重修息縣儒學碑記

詠觀古來事功雖云興無不廢然卽世間典故豈可任廢不興若能舉勳於既墜之後奚難垂輝於再葺之餘誠所謂儀制因人而斯存法象由意而隨著者耳聖朝周禮設有師氏保氏爰立國學以崇文教迨漢初文翁治蜀興學成都遂詔天下郡邑咸立學宮一以爲

聖賢之靈爽一以儲士子之才德揆厥斯宇理宜輪奐聳飛崇宏巨麗方符鉅典考息邑之有學建於元大德間三
明季而修者凡九嗣後順治丁酉富春邵令重修康熙
己酉廬陵劉令修建至於今越二十餘年矣雖其間亦
屢有修葺然不過踵事耳值予以壬申歲來令是邑始

至瞻拜 廟庭不獨荒榛斷梗搖蕩秋風而 聖殿則

頽塌兩廡則備存矣殿屋前覆筒瓦後簷則異式矣芹

沼泮池則崩瀉矣四週垣墉或鬱翳而蕪穢或傾欹而

址頽矣總緣歷歲已久踈澗修繕遂至塵積烟封棟樑

削色風殘雨蝕形跡空存詢諸人士僉曰前令謀爲修

葺以財力殫絀欲孤諸闔學其間應者半而不應者且

過半也糾而未聚予曰是義舉也樂輸則易公孤則難

夫士之單寒者方膏火是慮何能出其贏餘以謀丹雘

乃首自任厥事以倡好義縉紳多士唯樂輸是聽而不

之強遂先出已資庀材料糾工集諸陶氏旋製琉璃筒瓦

美厥奐輪崇新榱桷卑隘者易爲塋堦黠淡者增以池

明銷蝕者新以垂堅不事雕飾惟堅好是謀而趨事者
踵至 崇聖殿宇既營兩廡迺以垣墉文昌祠戟門櫺
星皆偉厥觀焉制之合度者惟舊是遵而稍有不洽者
更之是役也經始於癸酉三月至八月始告落成人不
勞而事集費不侈而工堅未糜公家一粟末役民力一
日乃率多士釋菜其間光世陸離金碧璀璨始覺輪奐
聲飛崇宏巨麗有以符茲鉅典顧瞻興念莫不慶足以
妥

聖賢之靈爽而春絃秋誦士且得以服習於茲也諸生請以
修建之始未勒諸石以垂永久予惟先王建學之制與
興學造士之意不獨勗士以養其期士以勲名而人心

風俗實於此繫焉故爲之出者雖志遠大不固於卑
近敦崇實行不徒託於空言倫常日用之關體認乎性
命精微之奧隱微幽獨之內實踐矣存養省察之功則
人品真而學術正經濟大而事業宏爲真儒爲名臣勲
流天壤聲施後世使人心風俗有所興起方不愧先王
建學之制與學造士之意况我

國家應期開泰再世勲華

皇上崇儒重道稽古右文士生其時允當學自琢磨以期表
見若止馳騫聲華募心名利則窮夫墮賢修己治人之
學持身淑世之方則志趣凡庸規模卑隘豈獨非先王
建學之制與興學造士之意亦大召八

朝廷作養之典更非予今日之所望於多士者也諸士其勉而行之若夫襄事之勤勞倡義之樂輸諸姓氏例得櫬書於左至經營之次第工費之數目另紀有籍於茲不贊

總減河工折畝文載前志

曹琪

爲河工偏累懇恩依畝察豁減派以救民命事緣惟息
邑彈丸居汝屬州縣之末畝小賦重獨累難堪於去年
正月內琪率士民具呈蒙院司批准改折大畝征糧起
解既有定例於十月內蒙河道憲牌徵取河夫仍依小
畝派夫四百餘名本縣劉知縣遵依起解士民老幼俱
列行間僅足充數現今民寡邑空莫保旦夕誠有關於
遠大更替復行則殘邑夫於何出費於何給粉身斷骨
無以供應民盡財竭或激成他變致累地方此亦軍國
之憂琪梓里情切不得不據寔哀告者也况汝陽光山
等縣出夫不過數十名息邑安得十倍他縣雖急公義

息縣志卷之六
三
不敢辭而偏累情實可憫懇乞 憲臺察照拆過大畝
減定夫數得比於汝屬各州縣如期催解一視同仁官
民幸甚地方幸甚

著草賦

范

續

邑人

何造物之無盡藏兮嘉風拂而露披燦百卉之葳蕤兮
總天喬以乘時爰有瑞草兮厥名爲著植彼靈壤兮護
以神龜旣磔何以多節兮亦蒼鬱而特竒維時皇風鼓
扇品類咸宜誕朱英之茂草產金色之靈芝爾乃叢生
葱茂兮一本百枝疎葉促節兮修以丈餘名高芳杜色
驅黃梁鳳葵龍芻吉雲望舒厥卉匪常厥用難齊亦有
嘉木如椿如柏如桃如李絜彼神姿終莫可比他如映
日廻春露凝煙滋清埒蘭蕙勁同松杞蓋靈境之異植
豈衆草之蕪靡若夫國有大舉進退猶豫勞人戰士君
子淑女未定從違莫密臧否慎而用之各得其意可以

決疑可以卜吉是蓋將與鬼神焉通其幽兩儀焉合其
理而又豈但區區焉如瓊州之產可與占風堯階之瑞
可與紀時至于聳秀乎高臺之上縹約乎芳澗之濱泊
然無求取舍惟人曠達似智靜重若仁又豈不疑返魂
之香爲多事而懷夢之草爲弗韻也哉矧其雜野芳而
不亂抱勁節以獨持不轉易于寒暄不移奪乎權勢不
欺似信卑俯若虛直方類義則又以一卉之微而備乎
生人之懿於戲噫嘻是固宜其詳誌乎繫辭之篇吟深
於風人之詩如謂難則長而著則短斯又烏足以知之
吁嗟乎天地闢兮混茫開倫德洽兮徧九垓羣生遂兮
神物培植莫乎幽絕之區曄曄兮風后之臺生民用之

決疑猜羞欲賦兮意徘徊苟其不見獲於野人之薪兮
雜蒿萊則又奚惆悵乎仙人之贊不至君子之譽不來
而致羨於天上之種倚稟之栽

龍門橋記

黃仲庸

聖廟在息洽之西南其直南則爲龍門勝國嘉靖峙所作也門外有重隍岷峙內外壤其土於中以成隄陰然雄起敵厚週遭與雉堞埒夾隄跨隍架雙橋以通行人形勢最爲壯固自兵燹後門內外民舍盡燬橋旣圯而門遂塞南望如面壁然前守是土者攬坵橋以他用視隄爲隙地迎上游意令人墾藝以盡地力旣且轉相典質數易其人歲旣久耕旣深陰然高者漸欲平遠識之士有復隍之慮焉十年前邑人士葺理學宮之餘力已重闢其門而橋梁缺如雲路未亨學宮殿西廡卽今亦漸就凋敝矣余曰修廢舉墜有司者之責也矧爲

城池學校之所關乎利用大作而更張之爰與二三同
城謀願倡捐以修復之衆紳士咸慨相邪許顧簿書旁
午不得朝夕董治贊侯李君才敏而敏勤素孚於人俾
肩其勞君曰 聖廟工鉅請侯獻歲乘今水涸地未凍
先從事夫橋焉於是量功命日畧基址程土物具畚插
覓工輦石水昏正而裁逮乎日至內外橋於以落成已
屬典舉隄上之氓勸其契除其差以捐金償其直而議
之曰此護城隄也繼自今惟樹以嘉木不令人壘鑿于
年保障可以永固余自 學宮步至門度梁從隄上遠
眺但見巉峰送青淮水如帶心曠目朗煥乎文明之象
迥異舊觀在周易是爲革之豐澤爲雷錯艮綜巽而離

背坎有虎象亦有龍象際風雲而登皇路大有益於用
紳士焉勗哉勿忽按春秋凡所興作雖時且義亦書茲
役也革而創乃設險守固切贊文教之意爰道廢興之
由以誌諸石俾後世有所考云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重修閩海廟記

汪度涵

邑人

建大義於頽朝扶綱常於草昧當時服其英雄萬世頌
爲聖賢者誰乎關聖帝君也帝君在漢則前將軍耳生
爲漢臣濺享漢爵何爲而以帝君稱以帝君稱者從明
代之褒封也夫天下嚮往之謂王天下主宰之謂帝帝
君何以得此隆稱哉嗚呼是殆非淺見薄識之所能測
也當漢室傾危奸臣竊命魚龍混淆羣醜鳴張卽稍有
才識如荀爽若張子布輩無不失身喪節惟帝丹心炳
炳百折不回志吞華夏興復炎劉其視孫曹直牧豎鼠
輩卒也皇穹厭漢天命難移白衣蔽於江上鼓聲死於
麥城而漢室不可復振矣故吾謂莫不亡於鄧艾絕蜀

之日而亡於荊州星殞之日也。自有帝君以身任春
秋之統君臣大義燦然復明誠曹操之魄延獻帝之祚
一時臣子無不悼漢而欲食曹之肉惜漢而欲飲曹之
血是漢雖亡卒未嘗亡也且令天下萬世尸祝之社稷
之禋祀鐘鼓奔走恐後惴焉有焚鉞之恐凜焉若師保
之臨雖窮髮龍燭之國烏言卉服之鄉無異於神州赤
縣由是觀之帝君之神如白日曜午震雷在天無一息
而不赫赫若揭也夫人君之治天下有深恩厚澤加於
百姓者不過數十年卽服教畏神亦二三百而止若
帝君之以神治天下而爲天下宰者雖萬世可也余息
入之有帝君廟尙矣莫考其所從來經兵燹之後棟折

壁圯岌岌大壞庠生張映極等糾合闔邑捐資修葺並
請余爲記余惟帝君之行實在漢青史威德在人耳目
述之則累紙難盡且近於複也乃爲闡揚帝君之所以
有功於當時及萬世而享此隆稱者勒之豐珉俾後人
入廟而祀覽之有感相與勉爲正人無忘此日修復之

義焉

白里淮南集重修關帝廟記

任鎮及邑人

帝嘗自言心在人腹如日行天上固知帝之神靈昭官
其容光而無不照也始如日以故通都大邑至于窮鄉
僻壤凡陋滅隘之區往往具有帝之祠淮南小市也于
南枕河流有茅簷數椽儼然繡帝像而居之晨鐘暮鼓
之屬脩焉夫帝載在祀典廟貌莊嚴輪奐蜚聲何所不
極肯就是地來享乎然亦足見忠孝節烈深入于人心
而人之崇奉者無微不屈也又安知帝不來歆而來享
乎廟成完故益新董事者曰是役煩衆襄欽宜列名碑
陰俾不沒願爲之記于石端余爲之記如此時蓋七十
有六矣

普照重修彭家店大寺禪堂碑記

汪度通邑人

新息城之北界去縣治四十里其巨鎮當通衢以關鎖
控扼之曰彭家店其巽方有古刹祀大雄氏迺遭墜羅
漢十八尊彼教中之伽藍則漢之關壯繆也居人又延
祝融祠以爲祈禳報賽之區其來最遠制亦闕廓鎮之
辛氏巨族也當康熙年間寺之住持辛氏子曰普照慷
慨有奇氣羅邑靈山寺法嗣適有遊方異僧來游是寺
普照與辛姓諸弟子教以拳勇擊刺諸藝迺出尋常
講授外一時辛氏兄弟七八與普照僧侗儻奇偉尙義
狂俠遠近恃之如洛陽之劇孟然而普照持戒律甚嚴
禪堂殿宇修潔崇飾仕商之過此地者無不瞻仰而敬

禮之余先人與辛氏世姻兒童時卽嬉游此寺及少長
雅好談兵猶憶晤辛氏諸老輩暨普照師酒後耳熱操
戈擊劔及一切陣法作坐進退變化縱橫伸縮不測歐
陽子之志石曼卿惟演師所謂曼卿奇男子惟演以奇
男子而隱於浮圖今詎異於古所云哉數年來辛氏諸
老人與普照師前後去世禪堂亦大非舊觀今之主持
僧師之法嗣也與辛氏後起之英賢附近士民協力以
振修之向之佛殿各神祠俱復其舊而囑余以記之余
自幼至今觀茲寺之廢而衰衰而復勝如昨日事而余
亦七旬有六矣謹重修之歲月捐施之姓氏兩倦倦於
普照師辛氏諸老遺者識見夫先王教士文獻並重上

不知兵國家大患卽禪教中之所謂護法具丈神力者
其爲功於彼教亦甚重且大嗟乎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後之覽此碑者毋以爲老耄之狂態猶有童心而鄙夷
我耶

藝文 詩

馬援

隋王孫禮

二帝已馳聲五谿還總兵受詔金鞍動論功銅柱成唯
稱翠米勢無慚蕙苒情雖謝雲臺影猶傳千古名

新息道中

唐劉長卿

河間人

蕭條獨向汝南行客路多逢漢騎營古木蒼蒼離亂後
幾家同住一孤城

渡淮

韓翃

翃

兩陽人

淮水東南地無風渡亦難孤烟生乍直遠樹望多團春
浪棹聲急夕陽帆影殘清流映明月今夜重吟看

又

武元衡

河南人

暮濤凝雪長淮水細雨飛梅五月天行客不須愁夜泊
綠楊高處有人烟

淮上會故人

韋應物

河南人

江漢曾爲客相逢每醉還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歡
笑情如舊蕭疎鬢已班何因不歸去淮上有秋山

淮上秋夜

劉方平

河南人

旅夢何時盡征途望每餘晚秋淮上水新月楚人家猿
嘯空山近鴻飛極浦斜明朝南岸去定折桂枝花

渡淮

宋范仲淹

吳縣人

一棹危於葉傍觀亦損神他年在平地毋忽險中人

過新息留示鄉人任師中

蘇軾

徐州人

昔年曾羨任夫子卜居新息臨淮水怪君便爾忘故鄉
稱熟魚肥信清美竹陂鴈起天爲黑桐柏烟橫山半紫
知君坐受兒女因悔不先歸弄清泚塵埃我亦失修身
此行踴躍尤可鄙寄食方將依白足附書未免煩黃耳
往雖不及來有年詔恩倘許歸田里却下關山入蔡州
爲買烏犍三百尾

正月一日雪中過淮關客回作

攢眉有底帳得句不妨清
舞霧開寒谷饒鴉舞雪城橋
聲春市散塔影暮淮平
不用殘燈火熱窓夜月明

淮上曉發

澹月傾雲曉角裏小風吹水碧鱗開此生定向江湖老

默數淮中十往來小風如水雲霧間過

過淮

朝離新息縣初亂一水碧莫宿淮村南已渡千山赤塵
颺號古戍霧雨暗破驛回頭梁楚郊永與中原隔黃州
在何許想像雲夢澤吾生如寄耳初不擇所適但存魚
與稻生理已自畢獨喜小兒子少年事安逸相從艱難
中肝肺如鐵石便應與晤語何止寄衰疾

過淮贈景山兼寄子由

好在長淮水十年三往來功名真已矣歸計亦悠哉今
日風憐客平時浪作堆晚來洪澤口捍索響如雷

過淮山漸好松檜亦蒼然謁謁藏孤寺冷冷出細泉

人真吏隱小檻帶巖偏卻望臨淮市東風語笑傳

回首睢陽慕簿書高次人何時桐柏水一洗庾公塵此

去漸佳景獨游長恹神待君詩百首來寫浙江春

新息渡淮

黃庭堅

分寧人

京塵無處可軒眉照面淮濱喜自知風裏麥苗連地起
雨中楊樹帶烟垂故林歸計嗟遲暮久客平生厭別離
落日江南采蘋去長歌柳渾洞庭詩

僕山丹洞

元龔友福

光山人

僕公會此學神仙飛騰一去千餘年搜窮勝景訪仙蹟
但遺丹井清冷泉蒼山峯嶽桃濫水懸巖古洞埋雲烟
神仙茫茫不可詰往事獨見君人傳羽衣振迹千載後

結菴搆宇當簷前岩間種藥草自異青松翠栢高吞天
自慙汨汨走聲利登臨此地空留連

息縣懷古

明王 概廬陵人

此地傳來古息州兵戈興廢幾經秋師生義篤聞黃憲
母子恩全羨賈彪白石橋荒春暮成黃崗寺冷暮雲收
含情欲問淮河水汨汨無言祇自流

息縣訪古

劉 咸太和人

汝水環流古息城年來舊蹟總凋零伏波封爵人誰識
叔度才華世共稱白石橋高平拂柳青陽陂漲亂飄菱
眼前所見多如此撫景能無感慨增

渡淮

馬 錄信陽人

淮水深秋淺中流忽見難岸峯過雨碧沙樹著霜乃一
日程初晚孤舟興未闌南通江漢迴應識禹功寬

又

彭應參光山人

策馬臨淮渡曦光上翠微雲開天似洗棹急岸驚飛洲
冷蘆花白山空木葉稀老農乘未雨昏夜莫言歸

又

何奕家信陽人

久居淮北渡淮南一幅天開菴書卷連吐高言
歌聞滿路酒初醅臨流染翰千秋業別院逢僧半日談
向夕雙林澤不夜婆娑月影又成三

過淮懷啟圖侍郎

朱碩燠宗侯

爽氣秋山肅風烟黯不迷隔雲淮水北阻兩木陵西地

窄容旋馬關開不假雞登臨望賢首還待侍郎攜

僕公山送秉器歸豫章

張九一

新蔡人

僕公山下清淮流
曉歌一曲增離憂
郎今戎虜生郊野
中丞帆挂五湖秋
太原治詩何訓整
鴈門飛狐罷烽警
拊髀方深楓陸恩
病肺其奈文園請
便脫紫衣付酒壚
旋買扁舟泛五湖
長珠那能辭接劍
工瑟寧肯濫吹竽
昨日花開競紅紫
今日零落隨泥滓
眼前富貴亦如此
長嘯歸臥玉筍山
依舊豫章一男子

次日在居士留題浮光石壁韻

夏

賚

富陽人

汝蔡南來第一山
平巒回折枕河灣
洞藏古蹟誰搜討
峒出浮雲自在還
石沼春風吹不涸
岩花野草與俱閒

高人愛此多幽趣願借山僧屋半間

次日在居士思杏丹仙韻

昔時仙去已難攀無復青鸞往更還丹竈久湮渾寂寞
石泉猶在自潺湲霜天猿叫洞門靜芳草鹿眠春晝閒
一隔紅塵千里遠誰知海上有三山

丙辰元日至穀日連陰時予新蒞縣

滕霽

建安人

元日連陰曠侵旬尚未開適予初受邑恐致此時災所
願占書舛還期歲德來飛鴻方欲下安集愧非才

燕思亭

黃尚質

餘姚人

日長無事早休衙石榻高眠聽煮茶欲草黃庭偶啟幕

午風吹落白榆花

九日集獨對亭

文錦當筵圖青盃洗藕塘日明林雨霽風靜嶽雲揚
令節人千里清淮鴈數行
逢秋長作客慚愧菊花黃

除日淮上

除暮立江涯朔風吹白沙
冰橋艱渡馬雪柳亦稜鴉
寒重角聲咽日殘帆影斜
淮陽三運歲無那憶梅花

梅峯書院爲浙憲伯陳公祖題

西郭青山古玩花
鶴堂今是晉公家
隱橫梅影春先到
院落松陰日未斜
一代風裁留諫草
百年河洛見文華
相看還有中臺月
多少清光照海涯

晚眺興國寺

晚出松門臨水涯
青山西望紫烟埋
日邊鴻鴈初來
雪後帆檣盡入淮
卻笑相如猶落魄
可憐方朔亦詭諧
三年汝上淹留迹
千里憑誰寄遠懷

壬戌重陽後二日登僕山同陳梅峯方伯周吉軒

梁竇齋謝鳳山三學史黃鯉河春元

秋風九月試青鞋
直上浮光百尺階
雲裏鳥聲來古息
日邊山影落青淮
神仙伏火丹砂洞
漢宋遺文白石崖
既得名公共幽賞
相傾猶是菊花盃

甲戌九月既望同諸友登僕山

余 秦

江夏人

爲愛登臨好攀躋
石磴遙振衣雲藹
澗洗耳洞泉謬仙

跡千年古花香四座飄開尊對知己笑語逼青霄
秋來久抱登高興風雨羈人遲勝游已喜新晴山色好
更逢良友素心投凌虛俯瞰暮雲碧眺遠遙尋古跡幽
拚醉移尊延晚照歸鞭明月掛城頭

經贛州傅君雨中丞來慰黠然促膝以酒餽餉

李若星 邑人

逐客間關旅鬢殘天涯忽對淚沉澗解紛誰是郭翁伯
救友君爲吳保安嶺北有懷星聚少粵南無鴈夢歸難
勉承雅悉心如醉愧作平原十日歡

南發別君雨中丞

每當分袂便沾襟况是南遷瘴海潯岐路風州殊冷暖

天涯鴻鯉任浮沉，炎荒未卜生還夢。
良友空辜死別心，驅馬踟躕頻悵望。
不堪愁色隔疎林。

浮江南赴劉海嶼觀察以舟送

登舟自顧影爲雙，急雨隨風競打窗。
漫向滄纓辨水味，寒波不是汨羅江。

余家原自有仙舟，擊浪乘風異壯遊。
爲語江靈須穩便，累臣無壁獻中流。

岳忠武祠

劉庭蕙

寧浦人

興復繇來稱美談，惟公措置力能堪。
香將鴨跡仍驅北，可奈鸞輿復渡南。
血淚遙從金字落，雄心猶望玉門慚。
長淮日夜濤聲壯，遙接湘靈吊楚潭。

讀太常黃忠誠公傳

陳睿謨

武進人

白簡霜稜肅清江棠蔭深二錢呼父老三木痛儒林身
去坵山重名高日月新只今留諫草千古見公心

又

張印中

邑人

孤忠耿耿肅秋霜勁草當風見大網胸有赤心持漢法
飄惟白簡凜虞裳生前父老環遮道身後文章嘆望洋
共說清江黃太守二錢爭羨姓名香

嵩高佳氣毓生申著節先朝骨鯁臣諫草六龍回法駕
清風百折見江濱當年國是同憂杞此日遺編示後塵
却恨妨賢癡少宰多行恩怨誤斯人

縣考城抵曹南視黃河水汎

范變齋

邑人

策馬行河千委蛇二百里去水或近遠所見無非水有
時驚怒濤有時漾縠綺天水勝相連中乃林一紫紫者
是樹間村市藏其裏漁舟泊岸行過檣疾如矢念茲兵
戈際安危惟恃此士雅楫可擊今茲應復爾

再登僕山步邵蓼三韻

范景淹 邑人

誰道深情任世浮同來登眺訪仙遊
建峯送碧插空翠近浦傳聲帶舊流
雲護洞寒常擁樹鳥知山靜自鳴秋
相將日暮重留戀好把風光仔細收

途次紅樹

柿葉新如染林兼實乍紅
秋光如有待霜意望將同向
晚分殘照迎堤桂
曉紅將摩詰畫點染思無窮

登僕山

翟元鶴 邑人

路折循山徑，雲飛滅俯首。視淮流一片，波光潔清。
興何冷，然塵埃紛如雪。聳身太虛中，彷彿蓬山埒。酌酒
臨懸瀑，聽風聽雨。鶴身世共飄飄，烟樹環相啣。忽見漁
火張，客心愁。後事未可知，醉醒秋風冽。

劉公雲嵩仙吏也，遺音足珍，以起句成詩。

夜來未扇門，門深三尺雪。冬極春欲回，梅枝清欲絕。南
浦有幽人，尋芳日不輟。寄信贈隴頭，千里遙相悅。美人
得我花，感念不容說。佩以長相思，報之瑤玉玦。兩地各
有心，千載終不滅。思與花俱殷，愁聽鶻啼血。

登城南觀音閣

黃基固 邑人

嶙峋層閣枕孤城攬勝遙看北斗平三楚峰連僕嶼秀
九江瀾接古淮清參差原樹隱還見錯落天花雨復晴
幾度登臨幽興遠數聲林鳥自嚶嚶

僕山行

彭

賓

華事人

僕山山之逸者遊跡罕至余與邵蓼三性喜討
幽因借洪氏昆仲登其嶺席草茵噉梨柿飲酒
賦詩而散未知山靈見許否也

春秋以來息侯國長流浩浩淮水北淮水不深山不高
一望荒城草生屋邵公泣息踰五年牧民省賦官不遷
瘡痍豈居淮北後撫育欲列淮南前我來停車詢父老
少時猶見田禾好南指僕山山下田山泉灌溉秋收早

爾今惟餘洞口閒辜負淮南第一山相傳昔年有仙蹟
僕公養道居其間坐中有客同攜手幾回扶筇前進酒
酒闌策馬意飛揚落拓浮名竟何有卽令處士百無憂
跌坐祇爲空山留空山有洞天不谿咄嗟一去將安求

大慈寺

邵光允富春人

一聲清磬露華晞貝葉香生靜可依寺倚荒城雲裏樹
池臨蘚徑翠沾衣岸風動水魚初上樓雪棲寒綠未肥
偶入禪林萬念寂坐看涼月到漁磯

集興國寺小憇塔院

猶存一塔倚遙天堤遠蒹葭翠欲連祇樹筠深將一色
禪燈慧寂自千年雲橫浮弋嵐光動雨過長淮日影懸

客散鳴騶歸路暝，惟餘清磬破蒼烟。

登僕山

漸入層巒勢欲浮，振衣霄漢揖同遊。
雲藏古洞花間出，風引飛泉樹杪流。
千嶂翠微搖落日，萬家禾黍動清秋。
渡頭雨後蒼葭濕，滿袖烟嵐晚未收。

來山樓

南來山色遠當樓，空翠迎人澹欲流。
曉角吹雲開霽景，宵鐘催月靜深籌。
鴈歸淺渚楚天碧，風滿平林梁苑秋。
鷺雀不知陵谷改，猶依戍火照城頭。

登樓延得遠山來，爽氣初澄嵐影開。
地入中原風雨會，天臨南至日星回。
千門秋色歸庭樹，萬井寒烟鎖戍臺。

猶有斷碑留古跡吟殘夜月共傳杯

讀太常黃公傳

至今生氣凛猶存列柏蕭森拱墓門
執法一身狗諫草傳家七世答君恩
錢清春雨留車轍淮浦秋風薦藻繁
禾黍不堪憑北望猶懸姓氏照乾坤

岳忠武王祠

兩度懸瓠靜角弭岳家旗字望中招
汴京咫尺烟雲隔越國偏安日月遙
萬里朔風淵聖淚千山秋氣在胥湖
惟餘松栢知南向猶自青青對六橋

集輿國寺小憇塔院

邵嘉允

富陽人

空青回望日初懸行入招提曲徑分
寺抱淮流片帆月

塔臨僕嶼半山雲千尋練色吞桐栢十里鐘聲壓汝瀆
最愛巖亭冷禪寂閒心時愧白鷗羣

登僕山

望入中原渺大荒澹雲寒樹影微茫水分淮汝洲疑白
池接蘄黃山欲蒼三洞北臨連古息一天西迥憶南陽
歸來風雨孤帆渡千里秋光蘋蘩香

關壯繆侯祠

邵光先官陽人

漢業烟霜際英靈天地中三分歆鼎足千古懾羣雄達
識從真主捐軀表素衷君看草莽裏儼若帝臣忠

岳忠武王祠

周煌武進人

淮濱風雨洗雙留自古英靈氣可招半世灰心楚竈冷

思親志卷之七
千秋回首朔雲遙中原猶哭班師詔江左惟聽午夜潮
禾黍宋宮烟水沒松楸何意指南橋

又

陳吾鼎 邑人

誰開和議息征弔寒月懸秋入夜招旆指朱仙人共迓
圖收督元勢非遙臨風淚碧三河樹問水魂依千古潮
塚上南枝遺恨在秋風又見度瀟橋

又

翟琰 邑人

共望旌旗靖寶昭忠魂千古爲君招祠臨淮瀟中原近
墓傍棲霞北極遙絕漠飛沙天地淚海門落日古今潮
松楸猶抱前朝恨獨倚南枝對六橋

又

黃錫珍 邑人

山立軍聲雲滿弔盆香到處各相招南遷自老中分計
朔漠誰憐二帝遙故苑空遺花石恨秋風祇聽浙江潮
夕陽古寺頻回首勒馬猶傳過汴橋

來山樓落成

耿山容

光州人

讀易時還理素琴樓高十里見遙岑身依雲氣環星斗
界指淮流辨古今茗盃閒容嵐影入書床不受暑烟侵
漫言信美非吾士來者誰忘肯搆心

僕山行

僕公山上雲如樹僕公山下樹如烟烟樹蒼茫難可測
能留此地卽神仙淮水遠從桐栢出此山獨能與周旋
沿水招舟涉山麓登之將以訪真詮丹竈懸深泉冷

息縣志卷之十一
孤鶴出洞摩空天山人示余一片石雲霞氣備巖壑全
持石放身巖壑裏儼如僕公坐其間眼之所見耳所聞
一而十百萬億千爭覓元關說絳闕靜中誰是真休歇
三蟲礪齒鑿神明顛毛蕭然日夜白君不見報國三朝
立古松海珠五夜生明月

秋日登僕山

周煌

每到秋來思更清偏于登眺最關情石臨淮水寒相接
樹帶城烟翠欲迎馴鹿傍籬窺客過野樵歸洞看雲生
遊情莫道來仙蹟只爲觀山也各行

又

毛匡國 邑人

西來爽氣淡秋山樹底飛雲手可攀綠野旋開田二頃

黃茅新葢屋三間
蒼虬古洞時疑雨
馴鹿幽巖欲閉關
莫道武陵難問信
幾家烟樹隔前灣

浴佛日僕山遇雨晚憇塔院劇燕 耿山客

偶爲尋山郭外行
滄浪過水願同聽
風聲送客千樞動
尊色依人兩岸青
伶劇能通高士傳
招提足擬醉翁亭
歸來更不煩燈火
涼月攜來徧晚汀

三觀音閣高天嵐林雲
翟炎

注代升沈幾歲華
惟餘古刹靜無譁
慈雲遠映三山雨
貝葉光浮萬樹花
禪意何妨通水月
元心聊可寄烟霞
坐談先德歸來晚
纔過溪橋日又斜

九日署中作
冰玉堂 邵母

客裏逢佳節，離思增白頭。憑高孤障出，極目亂雲流。宦
邸清如水，征鴻聲帶秋。黃花炤尊酒，藉爾散人愁。

又

一日琴尊共相看，漸白頭。異鄉因菊醉，故國寄烟流水。
澹川原暮風高，天地秋遙。城闌鴈過空，砌幾花愁。

又

翟炎

同人值令節，霜色滿城頭。作賦懷高士，鳴琴試雅流。風
清淮浦月，雲臥楚山秋。不敢題糕字，青尊可解愁。

又

黃錫珍

曉霜隨鴈至，雲盡見山頭。楓葉知寒近，萸觴見勝流。菊
黃香晚節，圃老淡深秋。栗里人何在，閒庭落葉愁。

又

周 焯

我欲空諸有，同人不問家。
寒猶今日菊，枝憶舊年花。
卷慢晴看鳥，移枰夕洗霞。
中原聊爾爾，莫惜滯天涯。

又

劉 愨

羅山人

客思逢秋健，登高一望家。
酡顏看碧落，霜鬢點黃花。
寒鴈脚孤，月村烟洗暮霞。
更闌流放薄詩，夢遶天涯。

重遊僕山

仙巒在眺亦何幽，遲日聯鑣度碧流。
石徑花飛疑鶴舞，湖門香氣傍雲浮。
七峯萬折通三楚，淮水千瀠接十洲。
此地烟蘿非世有，好尋物外赤松遊。

再登僕山步邵蓼三韻

孫 遂

萬事悠悠勢共浮，天留靜地任人游。
年楚塞青常在，一點淮濱翠欲流。
古蹟遺踪何處覓，峭巖虫篆幾經秋。
我來復向山靈問，蔓草荒烟望裏收。

再登僕山仍用前韻

邵光允富陽人

丹壑晴光盡日浮，再逢地主挈尊遊。
楚山互落峯疑墜，淮浦爭趨岸欲流。
千里無家惟有夢，一身久客又經秋。
同來意興咸奔悅，簡點烟巒入袖收。

摘菊隈韻

耿山客

官閒無廢圃，士老豈能家。
借地生甘菊，頻年放好花。
霜隣他木葉，鴈共小仙霞。
不入涼人眼，秋光竟有涯。

又

冰玉堂

秋色清如許，應憐陶令家。閒情同吏隱，無意問春花。遠
岫收餘翠，平林散暮霞。高懷何所繫，是處足生涯。

興國尋幽

邵光允

春人平蕪碧草萋，偶隨勝侶到招提。遠山嵐影雲邊霽，
曲徑苔痕雨後齊。竹露生香清磬出，蘋光泛綠野鳧棲。
晚來月色延空翠，遙送鐘聲過院西。

廣豐浸碧

遺愛以詠德于象景則
左易曰浸碧各斯稱矣

邵光允

空碧泓然入望收，長堤虹偃蓼花洲。遠山過雨青如拭，
潦水歸墟天共浮。雲樹四垂堪入暮，烟波千頃自生秋。
荒原何處尋遺跡，片石應同峴首留。

古息含烟

邵光允

遣封千載倚淮湄古廟依然樓斷碑伏臘偏悲墟社日
冠裳共憶錫圭時數家籬落寒烟積滿目靡蕪野火吹
燕麥兔絲村鼓會甘棠猶繫昔年思

僕山聳翠

康

恭

朔州人

一山兀兀峙城南翠色分明手可探雲住不流千片白
雨餘猶滴數峯藍天連嵩嶽勢方合地遶淮河影自含
誰道蓬瀛仙境遠僕公到此亦停驂

又

風聲傳古息山色擁孤城一點汴南翠千年淮上清
留丹竈洞龍螯石湫靈獨坐凭虛閣閒雲繞作屏

仙洞靈湫

夏

賚

相傳舊是煮丹泉，遠向山中知幾年。
蘇合石燈無客到，雲封岩畔有龍眠。
夜深寒浸松梢月，晝靜虛涵洞裏天。
花縣有時勤露禱，解令甘雨遍桑田。

暮吸夜雨

黃尚質

瀝水誰投杖，仙陂已化龍。
宵鐘隨雨到，朝岸借雲封。
絲溜天邊草，青浮江上峯。
老農欣禱相，聚說年豐。

塞河晚渡

古道南迴楚，歸人晚渡津。
日斜檣影動，烟暝櫓聲頻。
柳外傳漁火，花邊許客輪。
可憐淮上月，猶有未歸人。

古息含烟

息國遺封知幾年，荒城故壘尚依然。
當時歌舞人何處

惟有寒天一縷烟
燕如姑墨尚於然
當却悲猿人
四

監斧春耕

夏 齊

春深農事獨關情
早飯烏犍向隴耕
水泛平疇聽夜雨
烟消笠笠望朝晴
花蹊餉午來村婦
柳陌聞歌疇答驚
鼓腹人人忘帝力
微臣何以答昇平

又

桑陰連北郭
柳色布南阡
犢臥一犁雨
鳩鳴三月天
村烟低古堰
新水漫平田
農畝時方急
相祈大有年

興國尋幽

甘雨靈桑田

振策城南道
招提不厭尋
堂開青嶂近
門掩白雲深
塔影懸秋水
鐘聲出暮林
與僧閒坐久
因得悟禪心

淮汝交流

閻倫邑人

烟樹重重古息州西淮東汝自交流
雨川分注循山下千里同歸到海
取柳岸春風帆影沒梅天新漲水
光浮自從郡地稱寧日無復當年汎
潮憂

廣豐浸碧

黃尚質

張公治水障青溪極目蒼茫望似
迷簑雨乍驚春到柳鋤雲忽見綠
盈蹊幾家村落風猶古是處桑陰
鳥亂啼欲覓遺碑何處所百年專
利倚長堤

仙洞靈湫

魏武

邵光久

洞中丹竈久微茫共說仙家日月
長茅屋數椽松竹冷蒼虬百尺水
雲香巖前花影翻晴巖樹裏泉聲
挂夕陽

鹿徑荒郊人跡少何須方外覓元龜
憶嘉泉遠封之

寨河晚渡

共結山寒日且尋
寒風翟翟炎邑人

搖曳東風送晚晴夕陽斜挂片帆輕
幾行踈柳餘寒影
萬里歸鴻度遠聲楚塞山明因雨秀
淮濱水落入秋清
棹歌初歇爭歸舍新月依人到處明
云裏衆劍息

興國尋幽

蒼苔滿地黃蘗學
地

祇園幽入水雲中杖策時來叅色空
風引花香通曲徑
經翻貝葉護禪宮碧筠送影依原上
清梵傳聲度院東
誰似逕公蓮社勝不妨止酒印宗風
琳天濺點水

乙卯十月同周弇山洪麟動城南野望
去前山

乙卯十月

周弇山人

此地曾經幾戰場，每懷蒿目共游翔。
孤城返照藤籬暗，驛路沿流草木黃。
已覺鴈鴻安水國，忍聞兵火尙江鄉。
自慙撫字無奇策，裨席蒼生似未嘗。

過烏龍集卽事

平疇遙望樹陰濃，夾岸人家圖書中。
百尺層樓村遠近，一灣流水屋西東。
人敦禮讓商山俗，野遍桑麻白社風。
閉戶不知門外事，桃源一逕想能通。

癸酉撤閣歸署

鹿鳴歌罷賦歸來，猶帶槐香桂蕊回。
拔擢幸逢名下士，登庸喜得廟廊才。
君恩屢布求賢詔，臣職能無竭驂。
駘精白乃心無愧，炸燈前重整菊花杯。

秋日遊僕公洞

洞口白雲日日封白雲飛去曉山空山空雲白時相望
鶴影仙踪不可逢翠黛高懸浮霽色靈湫滴瀝響秋風
尋常浪說留丹竈幾度徘徊憶僕公

坐燕譽堂寄法乳大師

和原韻

宦海浮沉已數年人情歷盡道心堅逢迎自愧拙時輩
清白差堪招往賢夢入曉堂思化雨鶴來南浦駐江天
何時重叩無生理靜掃塵緣希學仙

固城倉清丈

霽色初開望曉晴驅車遙見數峯清雲遮茅屋朝烟出
風掃平原麥浪生鳥渡前溪掠樹影人從隔岸聽泉聲

慚無德化移民俗雀角猶然事質成

過彭家店

當年極目荒無際此日田疇綠漸盈
茆屋短籬喧吠犬野塘踈柳喚啼鶯
招揀自愧無竒術撫字惟思盡朴誠
更願征徭期不擾常覩婦子樂昇平

包信道中

一望城東路春光刺眼明
山連平野濶柳帶暮烟生
日煖催花笑風驕促馬行
獨憐隴上客荷鋤帶雲耕

漳河訪銅雀臺有感

何朝宗

邑人

魏武高臺漳水濱登遊無復翠華新
萋迷芳草王孫地零落宮花故國春
飛閣連城空瓦礫過雲雙闕已沙塵

只今蕩蕩白波逝曾遶分香鄰下人

頌熊石洲太母幽貞兼祝

閭門一誓白頭新
蘗苦冰清未有倫
黃鵠至今能對影
栢舟而後豈無人
家傳膽訓母爲父
國薦鴟音子作臣
久矣天心屬勁節
五花常遶北堂春

古息含烟

張漢留

望望春峯縷碧烟
幾番無雨勢連天
荒城樹裏多棲鳥
故壘津頭空渡船
今日雲霞含淡靄
當時花木想嫣然
晚風吹起東山月
搔首歸來聽夕蟬

和冰玉堂九日韻

洪聲

登高尋勝蹟
隨意過雲頭
風帶菊香到
水迎鴈影流
烟

寒樹色老霜落岸容秋幸對茱萸客何關身外愁

秋日應試梁苑同諸子懷古

依全車同韻

任宣文

邑人

風生雲際會天開紫氣浮空騰野來愧我無材繼鄒馬
多君有志邁韓梅五朝如夢人千世兩宋何存土一堆
梁苑如今稱勝地好將雲錦供新裁

大梁感遇

丁卯途次偶作至此斜十赴秋闈

一片雲烟鎖大梁此心飛越在何方情懷似醉非關酒
意味如癡豈是狂衰草連天迷古徑空林落葉亂斜陽
可憐僕馬從人老幾度秋光幾度忙

西岸高樓

何朝宗

邑人

黃汾西岸有高樓十二虛窻對水流遙映四山曲抱合

碧雲綠樹點村幽

止吳家窰

忽向山腰聚一邨
四山環抱五雲屯
石橋一帶通溪水
黃柳丹楓迎館門

口外蚤發

莫言塞外路行難
匹馬千山踏葉殘
劔拂青霜催曉發
朔雲邊月滿征鞍

塞外耕墾

金城十二策邊屯
耕耨何曾到土渾
塞外而今都賣劍
紛紛黃犢牧山根

塞外九日

回首憑高一望鄉孤臣塞外值重陽兩度秋風家萬里
北平夢斷又西羌

過程嬰公孫杵臼故里

塚在忻州南關

死一生事不殊心堅久暫豈分塗當年兩士存雙節
千載同明日月孤

上蒲州正月十三日小雪晚霽行翼城道中

春容淡若沐晚霽更生光山背明殘雪峰頭帶夕陽小
溪歷曲折遠樹鬱蒼茫暝色忽遙合崎嶇覺路長

蚤春河東道中卽事

信是韶光轉頻生耳目新沙鷗初曝日野鳥自鳴春殘
雪消山盡斷冰壓水勻東風吹不了遊陌蕩輕塵

長樂志卷之十
冒雨途行止宿後復大雨

清風店

四際濃陰合，頻驚曙色昏。
天低垂雨脚，山暗失雲根。
古道烟迷樹，行車泥沒輪。
停驂晚有托，却喜更翻盆。

由獲鹿山行人太行山陰縣合仙洞觀景記

石磴盤空入，孤城倚太行。
一關通鳥道，百里達羊腸。
澗樹環溪合，山雨濕石長。
崎嶇行不盡，攬轡度斜陽。

過堯城真武廟有感

山右崇君極，傳聞古封當。
頭立玉闕對，面列金鋪人。
密東西聚城，交南北衝祗。
今仰帝力出，入羨三農。

正月上蒲州小雪晚霽行翼城道中

和韻

輕寒吹淑氣，應不減春光。
雲散復空碧，山迴映夕陽。
徑

僻人踪少煙微樹色茫
遙遙花縣外策馬笑鞭長

至固始

邵言綸

芝山閩縣人

連阡接壤憶芳隣
一入華封物色新
風土百年知故國
勲庸千載誌前人
殊恩自昔推豐沛
戚里無從覓近親
幸托喬枝分廕遠
許多佳氣集南閩

夜渡光州河

雙城拱峙俯中流
一水斜分新舊州
數箭斷橋帆影亂
千門燈火市聲稠
高才握麈欣承李
濁酒雄談謾擬周
策馬前途啣使命
主人情重少淹留

包信踏丈

座設平疇四野開
兩行騶從立荒苔
共知則壤皆成賦

不道畦田起訟牘茅屋數簷秋樹老草塘邊曲牛風迴
諸生遠送頻相餉萬里青天照酒盃

息暑除夕閑思不聊有感

迫歲音書杳不聞鴈魚空憶故鄉羣傳柑入座終成客
揮栢迎禧却是文萬里萱幃佳氣滿一庭夜色兩年分
週旬甲子 皇圖慶團坐殘更酒半醺

過彭家店

開正方四日又向路中行歲叙家家醉春烟靄靄輕客
深忘易老心淡喜無營一望前途雪堪澆肺膈清

楊庄和壁韻

薄宦今如此浮生竟若何貌看官似好心內事還多民

社彫青籟閒情付綠莎主人應笑我一歲屢經過

讀 聖諭廣訓

朝廷崇德化仁讓在所先孝友與嫺睦溫良率性天勤
儉立身本匪辭敗行偏愚頑無警覺習慣成自然若不
番廣訓象魏亦徒懸 睿思細詳晰親切布鴻篇凡士
農工賈訓法各宜專家喻而戶曉童穉及耄年兼令甲
冑士佩服播管絃人能篤根本均無失爲賢宇宙淳風
洽熙和唐虞前 宸藻昭雲漢堪匹聖經傳

大冊保甲

民豈樂爲盜饑寒痛迫身盜亦寔吾民責在善撫循生
茲盛平世衣食寧患貧緣不守本分遂至攘其隣始不

過小竊終恐肆難馴摘伏無良法禁令不可拘十家立
一甲甲長務得人晝則嚴出入夜復飭警巡生面自遠
去匪類勿相親鄉里有交游亦須察主賓守望併協力
奸宄何能伸彼必歸正道耕鑿安苦心機槍悉屏跡比
戶俗稱淳花村龐不吠把酒酌勾陳

願耕織圖

太平隆景運 聖主重農桑屢下勸農詔頻頒蠲賦章
權聲動九有膏澤遍遐方男以耰鋤奮婦爲蠶織忙上
以借貢稅下亦足染糧比閭歌溫飽列戶攤倉箱展圖
遵教養民悅自無疆富庶如今日 皇風萬古長

立社倉

玉粒重天庾閭左急糴殮雖際屢豐年亦虞及早乾
宸衷切民依 睿思無不殫省刑薄賦外積貯尤大端常
平糶朽滿里社儲蓄寬因民之所利不費善無難春發
與秋收出入不在官人既樂其便衆各得所權良法美
意盡亘古定不刪

忠孝節義祠落成志喜

聖人人倫至首重在綱常忠孝君親事義烈士冊光古
今同懿好天家樂闡揚維 皇初建極博採必周詳務
使稽寔行勿濫厠宮牆闈門有潛徽悉今樹表坊以此
振淳俗百代風化良下吏景芳軌輪奐式輝煌春秋崇
拜獻俎豆潔馨香

羈留州寓有老民以酒肉來餉者書以慰之

盛世而今重老成衣食遍賜樂豐盈吾官未必長在息
此去何須抱不平廣訓傳家宜細看良田得雨要深耕
書生報國心難盡七載恩勤答 聖明

過明港驛

繞道趨汴惜路遙一官行李獨蕭蕭才疎曾握申侯篆
吟苦還餘沈約腰肯髮風華今盡改功名興味已全銷
長途一望瓦瓦忝却爲民生慶富饒

辛丑燈夕宴罷賦贈宋右李年兄

叔度風流久不開摩空健翮總難羣聖門有路原無逕
學業而今不在文忠恕因心惟一貫笑談入木已三分

燈宵月影搖官燭盃酒招攜却未醺

過范張雞黍故處

落落襟期貫死生數株踈柳草橋橫世風久矣趨涼薄
短碣尙茲誌盛名不羨黃金矜義胆却爲雞黍見交情
夕陽古道入來往爲問今時幾巨卿

魁星樓落成

洪道久邑人

秀峙東南是此樓重開文運振千秋丹楹挂斗連雲起
朱戶延庚帶月收僕聳筆峰何巍巍淮通學海更悠悠
他年星聚魁垣裏取次連鑣到鳳洲

睢陽同陳北山別駕林腐公周弇山胡淑周陳
其相諸子平臺晚眺次韻

荒臺遙倚夕陽邊
攜手同登意豁然
清泠池中烟乍起
忘憂堂上月初懸
數聲鐘振山村市
一點光分漁火船
更有無窮弔古思
星移物換幾經年

邑侯陳老師以箋案詩賦贈
彈丸文運喜新開
八斗均瞻盛世才
十載湖南歌禮梯
三年淮北善招徠
宮墻仰止驚千仞
霖雨行看遍九垓
榜檠自慚難斧豕
春風猶自廣栽培

觴雪
簾幙低垂夜籟積
團爐相對語依依
傾尊四座皆青照
送酒中宵有白衣

忠清堂故址懷司馬溫公未
汪度酒

凍水靈毓弋山阜鉅人長德三不朽丹穴日鹿鳳生
絳闕烟濃星降斗四朝開濟標忠清程殊之前
九派狂瀾挽一代萬鈞寶鼎扛雙手章惇剛悍蔡京奸
碑勒黨人公其首佳名墜錫懸弧初巍然崇祠蔽林藪
準面目峻氣森森黃鸝隔葉唱高柳

銅雀臺

奔猛濁漳流水歇荒臺夾峙生青蕨耕人劓土頽垣瓦
建安兩字懸日月阿瞞奸者奸之雄虎踞中原開着宮
古苔花繡漢泥香曾覆妖姿如花紅書生今田奸雄瓦
弄筆閒譏作瓦者橫架詩成何慨慷應笑書生材盡下
我來驅車過故坵寒林烏鵲聲啾啾倩誰倒挽漳河水

一洗乾坤萬古愁

石康羅公祠

公名紳西江宜春人明天順間令石康有惠政
大簾峽賊陷城公被執不屈死之公子鑑屢破
賊先公戰歿邑民哀其忠烈故請立祠祀之鑑

配亭

西江烈士石康令異代荒墟俎豆崇臣死封疆子死父
生爲循吏鬼爲雄虛堂屹立人如玉白馬奔馳氣似虹
毅魄英魂應識我不堪老樹吼悲風

廉州雜咏

雄城壓海陽兩粵此封疆巨浪橫三口奇峯峙五黃

海

史苑名三口五黃山在城北者臨嶽窻戶耕水稞魚糧撫字慚無術

終朝底事忙

岳忠武祠

精忠存歿係中原萬古英雄悲此宛南渡小開新社稷
東京空恨舊乾坤蒼梧不返重華駕碧海難招伍相魂
天柱地維甘自壞春秋大義向誰論

蜀臺

縣東北六十里

關中棄後洪溝割戰壘魏魏號憤王猛虎餘威猶攫綱
勁弓永勢尚雄張赤烟纔沸忠臣血紫電旋飛烈女香
會向歌風臺上望沛亭春草亦荒涼

叔敖遺廟

在縣東北百餘里期思集

數椽老屋寢邱傍古木寒鴉幾夕陽
旗鼓荆尸推長子衣冠南國著循良
無憑滑稽傳優孟可輔雄才得楚莊
却笑漢碑多謬訛兩京謾說大文章

江國故城懷古

青陽開國事茫然恍惚龍飛太古年
何代雄關曾佈弩至今故壘尙橫烟
息申互錯荆蠻界箕尾輝聯元氏前
太璞那堪頻剝鑿老虬安穩抱珠眠

笑公山

嶺障青陽國洞傳鍊杏仙苔斑封宋句

崖有宋諸名人詩

戮力

抗秦鞭虎踞丹岩飲龍依黑石眠
東南峯第一吳楚共

遙天

宋大村表弟野墅看桃花

三里城南路桃紅屋半遮
春林新賜錦大地盡蒸霞
霄漢同仙寔周秦幾世家
廣平心似鐵不獨賦梅花

丁亥五月觀淮河水漲

陳友廣

邑人

霾雲如墨雨如注
淮水勺勺濤聲怒
舟人絡繹報水長
條忽奔騰踰十度
僕峯如螺撼中流
往日坵壠今行舟
曾聞黃河之水天
上來蕩漾衝激聲
喧歷今見排空拍
岸滾濁浪駕風洪
濤高十丈遠近村
落似漂萍茅屋逐
水亂奔崩眼見變
海失桑田老龍跳
波蛟垂涎遍野哭
聲聲震天葬於魚
腹倩誰憐催督舟
楫拯沉溺此事端
賴宰官賢今我觀
此水使我心赴赴
安得錢王水犀水

直射湖頭不敢走好將此水再迴天再憑朱紫使分灑
成膏澤以使萬方豐穰歌大有

戊申解組得歸三月將抵洞庭聞鴈任鎮及滬
燕鴈黔山迫不聞飛鳴忽過楚江濱南天待啄清明水
北地行歸塞上雲但得流聲隨畫鷁何須題咏吊粗君
故圖書信無消息忍見排空个字分

三月初六舟渡洞庭更聞

每聞鴈過便生新燕鴈與予似故人別後無煩書甲子
歸來却好半青春津風破浪天南客流水高山塞北臣
鼓瑟仙靈何處覓飛鳴獨助一精神

葛陂夜雨

張麟甫邑人

自然細縵非呈奇因此得名號葛陂捲幔剛看星月朗
閉門旋聽雨風馳更深燈暗疑沾壁夜靜林清似拂枝
竹杖化龍如可信何年引度上天池

淮汝交流

湯湯淮汝異源流息壤東臯兩股收蕩漾平分紅蓼岸
潏潏互抱白蘋洲吳山月上雙溪印楚岫雲來萬頃浮
看到朝宗終滙海再相交處是揚州

青龍寺

注度越

邑人

古寺荒園舊息州平臺獅伏枕淮流西風不散王孫怨
南國空添帝子愁日暮僧門喧燕雀雲歸水殿舞蜉蝣
深情無限頻誰語彈劍高歌月滿樓

乙巳歲大旱次年春屍骸遍野大半屬陳蔡諸郡
流亡者傷心愴目不忍熟視因作長歌以輓之

金石流草木焦一輪紅日當空燒升斗俱無餬口糧田
野摧盡舊根苗羅雀蠹鼠計復窮雞犬無聲久寂寥陳
蔡諸郡旱尤甚牽衣啼哭干雲霄道上相議何處亡分
頭逃竄難同行日夕獨宿荒棘墓虺蜴蜿蜒經其旁五
夜不聞鶉鴟叫側耳偏來狼獾笑雲漢天上不憐人祇
有悲風頻赴吊坐相守日出走當道有人口腥臭我行
似汝汝似我暫將腐肉殘生救青蠅嗔怒不分甘往來
營營如詛咒忽聞鶉鴟鳴百卉爲不榮未幾四望同雲

生紛紛大雪滿江城
鶉衣百結不掩羞
牙齒閣閣誰家
撲磬不見南方村
前多荆棘思折烘
寒無氣力太枝小
撲求蠶把長吁欲
絕止還息犬吠一
聲野人指樹執鞭
撲條塗賊酸苦更
無說周方比鄰健
兒齊動色又不見
淹菴羞月閨中娥
一曰啼饑拋龍棧
拜別高堂隨人去
嫁得夫婿如鬼魔
如鬼魔不惜醜但
願閉閣相窺父
緣責作悍婦妾朝
朝暮暮獅子吼青
魂飛散異鄉路紅
泪界破殘性垢梁
上雉經已絕訣廁
中人旋從古有
不見道路邊縱橫
白骨幾萬千風吹
日暴草不掩牧兒
輕脫施牛鞭新鬼
號咷舊鬼泣而夜
爲鄰村落穿其
于今年最豐不知
幾人得生還

按邑之有志所以紀事實而詩文非其所宜及固已然
亦有不可不載者謂一邑之內凡學宮寺廟一切創
建重修既不可不爲之文以叙述其本末而發明其
義例而且山川景物供人遨遊古今廢興資人憑吊
則汝濱淮于亦嘗有詞客詩人相與吟哦於其間繼
又非徒愛其間咏風月而已也余讀屈子離騷及宋
玉九歌見其抒采擷藻皆美人香草繚繞毫端則憂
君懷國之誠亦卽千載如見焉故凡過客棲遲邑人
遠宦斷有觸目興懷假詩歌以寓忠愛者雖不必盡
切於息而亦備擇一二以附於編接迹風人何必明
月篇哉要之別于文爲詩而詩仍統于文不見夫疇

乎其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茲
其佩玉瓊瑤大放厥辭又何詩文之有殊致與

藝文
總按

RWT/1320/02

